



春時節日將暮夕日祀謂春時湘陰郭嵩燾禮璋著

玉藻

天子玉藻

走時

走時

鄭注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為旒嵩燾案周禮弁師五采

纁十有二就說文纁繹爾為絲也本纁絲字藉作纁旒之纁

郊特牲作冕琫說文琫玉飾如水藻之文字當从琫藻又其

假借字也以玉言曰琫以縣玉之絲言曰纁周禮典瑞纁藉

五采鄭注用韋衣而畫之謂畫作藻文也字正當作藻桓三

年左傳藻率杜注用韋為之所以藉玉

圭屬纁授使者使者受圭垂纁授上介上介受圭屬纁出授

賈人又云擯者出請命賈人取圭垂纁授上介上介執圭屈

禮十三

纁授賓賓襲執圭是纁藉二事垂纁所以經傳纁藻字通用

為飾也畫韋衣木亦不得名纁詳見曲禮

惟冕琫字僅一見之郊特牲弁師天子五采纁諸侯三采采

所以為藻飾也禮器天子之冕朱綠藻似不得徑以雜采釋

藻說文藻水草也質若纁絲為之初無五采三采之文也

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鄭注端當為冕朝日春分之時也嵩燾案樂記魏文侯端冕

而聽古樂元端加冕亦可以端言之不必讀端為冕據典端

大王摺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是朝日盛禮元

端元冕皆非朝日之服證之經傳朝日之禮蓋有四大戴記

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謂秩祀也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典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則  
親禮也典瑞玉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

案韋昭注國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引典

瑞之文云朝日以五采則夕月三采然周禮但言朝夕不掌及夕月必非常祀國語大采少采言辨朝暮之色而已

次朝日張大次小次大戴記帥諸侯朝日於東郊皆是也魯語天子大采朝日日中考政少采夕月日入監九御周語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則日所有事也韋昭注竝以春分祀日秋分祀月釋之失其旨矣尚書大傳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所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其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月上日迎日東郊疑此爲朔旦迎日之禮舉正月以例其餘莊十八年穀梁傳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朝日以迎日朝朔以頌一月之政王者尊事日典瑞特著朝日之儀

禮十三

二

似不得概以春分朝日與秋分夕月對舉言之晉書禮志載漢儀每月旦太史上其月歷牽牛酒至社下以祭日又載魏文帝詔漢氏不拜日於東郊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頌衰非祀天神之道是漢朔旦祭日每旦夕亦有拜日月之儀而郊祀志不載僅附見於晉書其禮儀當有所本古禮殘缺宜參考互證以存其略如此朝日聽朔相連爲文亦與下視朝及日食朔食爲類必非春分朝日之正祭皮弁以視朝朝日聽朔用元冕可知合觀諸經傳之文當有以會其通矣

諸侯元端以祭裨冕以朝

案韋昭注國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引典

鄭注端亦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嵩燾案禮器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鄭注周禮司服衮九章山龍

注華蟲火宗彝皆畫以爲繪

案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於衣而云皆畫以爲繪未知何據藻粉米黼黻皆希以爲繡其衣五章裳四

章鷩七章始華蟲其衣三章裳四章毳五章始宗彝其衣三

章裳二章希三章刺粉米無畫其衣一章裳二章元者衣無

文裳刺黻而已是自袞冕而下裳皆有黼惟元冕有黻無黼

諸侯祭得兼五冕五冕始於袞終於元冕天子之祭據其上

者言之諸侯之祭據其下者言之所以明等也及朝則各以

其爵命加冕服裨之言加也

詳見曾子問蓋天子所事者天也諸

侯不得祀天地所事者天子也故皆加冕服以臨之

案荀子大略篇天子山冕諸侯元冕大夫神冕楊休注山冕謂畫山於衣而

服冕即袞冕也凡冕皆元諸侯元冕兼五冕言之大夫裨冕謂始加冕此云元冕以祭神冕以朝正魯侯國而周公自以

禮十三

三公出封宜加袞周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道訓諸侯者命

魯孝公於夷宮是魯世爲諸侯之長明堂位之言袞冕魯之

僧禮也而亦有所本安得遂謂魯與天子同哉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鄭注踐當爲剪剪猶殺也嵩燾案此承君子遠庖廚之義推

廣言之說文踐履也廣雅踐躡也釋名踐殘也書序成王東

伐淮夷遂踐奄鄭亦云踐讀爲剪剪滅也釋文踐藉也廣韻

亦云踞踐文王世子不剪其類鄭注周禮甸師作不踐其類

蓋剪絕之意踐剪音近相通謂蹈藉而殘毀之鄭注於此訓

殺非也

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



鄭注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嵩燾案穀梁傳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云雩月雩之正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鄭氏此注蓋用穀梁說春秋書大雩或秋八月或秋九月或秋或冬僅昭二十五年一書秋七月左氏傳於桓五年秋大雩發其例云書不時也又云龍見而雩過則書周之九月當今七月猶可以雩然自正月不雨至於八月則災之尤甚者月令季夏之月土潤溽暑大雨時行於周爲八月不雨苗必傷不舉者以示警也年不順成而災乃見若不雨之期至於八月則旱勢已甚不應至此時始不舉也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禮十三

四

鄭注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定墨視兆坼也定體視兆所得也嵩燾案周禮占人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此所記當與周禮互證卜人定龜卽卜師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揚火以作龜致其墨灼龜者卜師之事辨龜而占其坼卽謂之定龜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鄭注執事太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占墨太史之事亦謂之定墨體卽太卜所謂經兆之體皆百二十其頌皆千二百太史陳之而君審而定之謂之定體周禮所謂占者著其用此所謂定者會其成

君羔幣虎犢大夫齊車鹿幣豹犢朝車士齊車鹿幣豹犢

鄭注幣覆笈也犢讀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嵩燾案周

禮巾車乘車五乘木車蒲蔽犬禊素車莽蔽犬禊藻車藻蔽  
鹿淺禊駢車萑蔽然禊漆車藩蔽犴禊廣韻禊同幣車覆輪  
也儀禮既夕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幣蒲蔽鄭注幣覆答也古  
文幣爲幘說文幘幔也鄭注周禮幘人以巾覆物曰幘曲禮  
素箴鄭注箴覆答也孔疏釋爲車覆闕毛詩韓奕傳淺幘淺  
虎皮淺毛幘覆式也說文幘蓋幘也幘之言幘也此經與儀  
禮之幣周禮之禊若幘詩之幘曲禮之箴音義竝同說文幹  
車檣間橫木也司馬相如說幹從輻轉車箱交錯也爾雅車  
革前謂之鞞後謂之箒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毛詩載馳傳  
箒箒箒方文席車之蔽曰箒碩人傳箒蔽也韓奕箋箒箒漆  
箒以爲車蔽今之藩也喪車蒲萑之屬爲蔽吉車竝用方文

禮十三

五

席曰箒箒巾車幘與蔽二事凡車箱左右曰輪輪上橫木曰  
較較內之輪曰軹前曰軹軹下之輪曰鞞鞞者軹較下縱橫  
木析言之則軹鞞也釋文於此經鄭注覆答也云答又作玲  
於曲禮展輪言舊云車闌也輪取吟隴爲義疑幣惟以覆軹  
軹下曰輪軹上有覆而垂其下曰覆輪鄭云覆答毛云覆軹  
其義一也說文答篋連文竝云車答也答下云一曰箴也箴  
答也籠一曰答也是答竹器在車中者曰車答釋名答橫在  
車前織竹作之集韻答答車答也舟車器通曰答周禮繕人  
凡乘車充其籠箴籠卽答也集韻又云答箒車中筵也玉篇  
箒筵也廣雅亦作答箒中置物曰答其上薦物曰箒別爲車  
中器是車箱橫木曰輪車中器曰答鄭云覆答或云覆答皆



假借字廣雅承鄭義云覆笭謂之臂治說文者徑以笭當車箱而巾車之云蔽與幘者混合爲一矣恐非鄭義也義疏又云朝車降於齊車一等大夫朝車士齊車與大夫齊車同鹿臂豹植可疑引芮城定本大夫齊車豹臂豹植其朝車與士齊車鹿臂豹植虎臂卽韓奕傳之淺幘爲諸侯朝車士齊車與大夫朝車同則大夫齊車當與諸侯朝車同大夫齊車豹植宜亦爲虎植臂以覆軾其下垂曰植周禮與廣六尺六寸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軾圍三分軾圍去一以爲軾圍則軾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覆軾之臂必下垂於輪故亦曰覆輪其下覆之臂卽此經所謂植也鄭注植緣也亦恐失之

禮十三

屨

屨用二巾

禮十三

屨用二巾

屨用二巾

鄭注蒯席澀便於洗足也連猶同也高燾案鄭意似謂洗足蒯席之上則上上絺下綌同在杆中用之而此洗足又別一事於文義稍隔在杆之浴無分於上下去其垢汗之甚者而已出杆而後用湯濯上體以絺巾拭之又用湯濯下體以綌巾拭之經不云濯足足亦下體之一也曰連用湯者但加洗洒之功以湯沃之初履蒯席以防水滲而湯則仍沃之杆中也如鄭注則下衣布晞身爲無著矣

天子摭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鄭注此亦笏也珽之言挺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

杵上終葵首茶讀爲舒遲之舒誦謂圓殺其首大夫又殺其下而鬪嵩燾案說文斑大圭長三尺杵上終葵首廣雅璫斑笏也逸周書王會解天子搢斑唐叔荀叔周公太公以下搢笏據周禮典瑞諸圭皆言執惟大圭言搢搢者笏也桓二年左傳黻斑也杜注斑玉笏也荀子大略篇天子御斑諸侯御茶大夫服笏鄭注典瑞搢謂插之紳帶之間御與服皆此義說文習一曰佩也象形崔駰史記集解引鄭注尙書習者笏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之天子大圭卽笏而自名斑鄭許之說確不可易周氏謂云諸侯茶者茶茅秀刺文其上爲飾笏飾以茶猶璧飾以蒲鄭訓舒遲似稍迂曲斑者其體直陸氏佃云諸侯前誦躬其上大夫前後誦上下躬也笏體方中博三寸上下微殺而博二寸五分皆有稜角惟天子大圭終葵首稍殺其兩肩諸侯大夫皆方誦直竝以笏體言之不得爲圓殺也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鄭注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嵩燾案陳氏集說分鄭注爲二義經義述聞古人多訓所爲黨鄭以黨爲旁側已得之矣又以爲君之親黨非也凡黨有二義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於杏反黨鄭伯會公於斐何休注黨所也哀五年左傳何黨之乎杜預注黨所也釋名黨長也一聚之所尊長也因相沿謂所曰黨鄉射禮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孔疏黨旁也書無偏無黨黨謂相偏比故又通



其義於旁近去君之黨謂君所坐處卻而遠之退者向後引而去者引而向下也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鄭注不嘗羞膳宰存也嵩燾案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爲常食言之臣侍君食則臣品嘗品嘗所以導尊者也前云先飯辯嘗羞因賜食而代膳夫導食此云若有嘗羞者明賜食非一人則一人先嘗而其餘者俟君食乃食也陸氏佃云侍食者眾其嘗食常卑者一人先於經義爲近得之

君未覆手不敢殮君既食又飯殮飯殮者三飯也

鄭注覆手以循岬已食也殮勸食也飯殮者三飯臣勸君食如是可也孔疏覆手者謂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穀粒

禮十三

汙著之也殮謂用飲澆飯於器中嵩燾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以涪醬宰夫執觶漿飲以進卒食會飯三飲三飲蓋九飯

疏謂用飲澆飯蓋卽此義然漿飲以漱不以澆飯尤與注勸

食也無涉陸氏佃云殮卒食也一日三食以是爲卒一食三

飯以是爲卒故曰飯殮者三飯也

案雜記疏既食更殮而強飯趙岐孟子注朝食曰養

夕曰殮引申之疑此卽上俟君食然後食意殮當爲餐爾雅

釋言餐餐也釋文作殮引字林云水澆飯也本又作餐說文

餐吞也字或從殮飯餐二字連文言食之速方氏懋云覆手

謂釋已挾方其用已挾而食則致爪掌焉及釋而不用則覆

手而已食當用手食畢則覆手言須俟君食畢乃食凡三飯

皆然注云殮勸食疏云殮用飲澆飯於器中似皆意爲之說

案此章通言侍食於君之禮而云勸君食於禮無取

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鄭注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孔疏此食合己之所得故授從者又云此經食不客若君與己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己之從者也嵩燾案公食大夫禮宰夫授醯醬公設之大羹清實於鐙宰執鐙授公公設之醬西宰夫授飯梁公設之清西卒食賓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大夫相食卒食徹於西序端鄭注亦親徹是禮食飯醬清親設實亦親徹食於公及敵者皆然經言賜食而君客之則亦與禮食同疏云食不客強生分別與經文適相悖燕禮請徹俎賓取俎以出大射禮賓北面取俎以出授從者於門外此臣於君之禮大

禮十三

九

射以俎授從者知燕禮亦同鄉飲禮請徹俎賓取俎還授司正鄉射禮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俎出授從者此敵禮鄉射司正以俎授從者知鄉飲亦同惟公食大夫禮重於燕則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徹梁與醬奠之階西不以出明以禮進退不敢私君惠也燕禮大射禮賓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以賜鍾人於門內雷鍾人司金奏以樂出入燕射獻工獻笙皆有脯醢不及鍾人賓得以君惠之餘均及之證之儀禮之文俎也薦脯也飯與醬也賓皆得徹之取之曲禮卒食徹飯齊以授相者與此所記正同以授相者若鄉飲鄉射之授司正皆轉以授之從者飯醬主人親設記禮者特舉以明之鄭注公食大夫禮不以出者非所當得疏因謂非君臣則



徹以授主人相者亦以非己所得也此食合己之所得故授從者望文生義而於禮經大旨固未能曙然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

鄭注謙也孔疏侑食不盡食明勸食於尊者之法食於人不飽通包食於尊者及禮敵之人嵩燾案爾雅釋詁酬酢侑報也謂相報勸特牲禮尸三飯告飽祝侑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少牢禮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賓卒食會飯三飲是凡賓祭皆用侑侑者禮食也鄭注公食大夫禮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禮食止於三其侑之亦三飯而止經言不盡食者通辭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以醬啇會飯三飲不以醬啇鄭注不復用正饌則是侑食以禮相接尤不盡食也此與食於人不飽通爲一節侑食者又食之以禮相接者也孔疏分析未允

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綏諸侯之冠也

鄭注皆始冠之冠也諸侯冠有綏尊者飾也嵩燾案冠義始冠緇布之冠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間也冠而敝之可也此經云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是自諸侯至士緇布冠制竝同雜記太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綏二者古冠之遺古冠不綏周人以太白冠爲喪冠以緇布冠爲始冠之冠亦皆不綏敝者蔽也謂扱其纓之餘揜蔽之不爲飾也案下云居冠屬武有纓而納之武下纓之兩端竝與武相屬屬武者結著其形冠而敝之所以詳其義也詳見郊特牲士冠禮緇

布冠青組纓諸侯用纁是冠同而纓異所以明等而天子自服元冠元冠則有綏矣緇布冠不綏古冠制固如此諸侯與士同也毛詩齊風傳冠綏服之尊者凡冠皆綏惟緇布冠存古制之遺施之始冠者明其非尊也緇布冠不綏記禮者屢言之此云纁綏蓋纁纁之譌鄭以爲尊者飾非也

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元冠緇武不齒之服也

鄭注惰游罷民也亦緇冠素純凶服之象也垂長綏明非既祥不齒所放不帥教者嵩壽案周禮司圜掌收教罷民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鄭注弗使冠飾著黑幪尙書大傳唐虞象刑大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楊倞注荀子墨黥慙嬰云當爲墨幪澡纓澡或讀草引慎子以草纓當劓罷民受

禮十三

士

役圜土其出猶三年不齒安得爲士冠加綏賈誼政事疏聞譴訶白冠釐纓造請室請罪爲大臣言之豈能概之罷民周

禮明言弗使冠飾必非以施之有罪明矣案蔡邕獨斷云幪

之所服釋名幪賤者所著曰兗髮言裁裏髮也禮經不詳庶人之冠服何有於罷民哉蓋元冠士以上

之常服案鄭注承上既祥之冠綏者所以爲飾垂綏五寸則

蕩而不知檢經云惰游之士謂望而知爲游士之惰者所以

媿厲之不齒猶王制百工執役不與士齒之類同爲元冠而

以緇武別之明非士服也凡庶人之在官者元冠常服當並

同此元冠元端天子以下及士之通服其不得與於士者爲

之緇武以別異之亦以明章服之等也

元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



鄭注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綬當用纁膏燾案祭義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紘施於冕纁施於冠其義一也似未宜引上緇布冠纁綬爲證何晏論語注引孔安國云紫閒色之好者鄉黨章紅紫不以爲褻服又引王肅云褻尙不衣正服無所施邢昺疏亦以爲閒色禮服無用紫者故曰自魯桓公始鄭以爲僭宋王者之後未知何據案下朝服以縞自季宋王者之後蓋據王制殷人縞衣而養老鄭於彼云縞衣白布深衣鄒風箋亦云麻衣深衣於周爲常服朝服以十五升布爲之康子易之以織縞非但易其色韓非子外儲說齊桓而已鄭並據王者之後言之恐未然也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敵一紫以好紫而施之冠纁凡服尤以冠爲重記禮者特著其失此魯桓公當爲齊桓公之誤

禮十三

深衣三祛縫齊倍要袷當旁

鄭注縫袂也袂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袷幅所交袷也凡袷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袷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膏燾案玉藻深衣詳古深衣之制合衣裳爲一案後漢輿服志稱秦郊祀服秦始又云深衣制有袍說文袍襜也以絮曰襜猶析分上下以緇曰袍蓋亦中衣之屬自漢已爲禮服矣而縫合之蓋古衣裳異等上元下纁以別尊卑深衣連合上下以從簡便而特別異其幅存古制之遺故記禮者嚴志之衣三祛通前後四幅得七尺二寸深衣無衣裳之分上下四幅縫合以周於身故謂之深衣其云深衣三祛必不專主要縫言之喪服記袷二尺有五寸衣三尺有二寸鄭注袷所以

掩裳際也舉裳際以明裳之長短案方言襖謂之衽郭注衣襟也或曰裳際蓋即以裳際名衽鄭注所以揜裳際謂其外幅交相揜也近江氏冕服考邵氏爾雅正義並云衽屬於衣下垂以揜裳際於衣兩旁別爲衽恐亦深衣上下幅適均自領以達於要自要以達於非鄭意也

齊長短之數同齊縫與要縫相倍三祛明其幅之廣縫齊倍要明上下之幅相準而成衣也鄭注喪服凡裳前三幅後四幅祭服朝服辟積無數是裳用布七幅而有辟積又以韋帶收合於要深衣無辟積乃用六幅邪裁而使下齊之廣倍於要則此丈四尺四寸之齊何以適手足之宜爲行坐之節乎說文衿衣衿也衿交衽也爾雅釋器衣皆謂之襟郭注交領也毛詩鄭風傳青衿青領也衿衿襟三字同釋名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凡衣交合處曰襟方言衿謂之交衣

禮十三

三

交處始於領故亦謂之交領而由衿以通之衣裳之邊際皆曰衽爾雅衣衽謂之視郭注衣襟也廣雅襖謂之衽方言襖謂之衽郭注卽衣衽也又云稍謂之衽廣雅稍衣衽也皆謂衣際所以揜裳鄭注衽屬衣則垂而放之是也喪服記衽二

尺有五寸釋名衽襜也在旁襜襜然鄭注屬裳者是也案曲禮請

衽何趾席下曰衽臥席有上下故通名臥席曰衽檀弓棺束縮二橫三衽每束一喪服大記三衽三束二衽二束鄭注並云小要蓋棺束於其端以小要合之亦取其交合處爲衽衽由交衿之義引申之鄭於此並引小要爲說非也

衽當旁通言深衣之交衿古衣裳之制皆用正幅曲禮天子視不

上於衿不下於帶由衿而下及帶用正幅爲衿深衣衣裳交屬爲曲裾旁引至脅而下當裳際故曰衽當旁蓋鉤其邊以屬裳而通合之衽當旁與深衣續衽鉤邊義相備縫齊倍要



與深衣要縫半下義相備凡衣以稱身而已冕服有常制而裳自爲辟積以收合於身短長肥瘠各適其宜深衣一視其人之身以爲量上下通用四幅布爲之案深衣制十有二幅言之其衿之收合於內者不與十二幅之列上下正幅各四而已竝兩袂爲六詳見深衣衣三祛取肘以準之身縫齊倍要取身之中以準合其上下幅有常而稱量以爲之節各以其身準之經義分明注家意爲之說而古制乃不復可辨矣不以與自青素而與各禮玉是衣也立將衣

長中繼揜尺

夫衣父母大父母衣婦人衣皆以繼尺也

鄭注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褻矣深衣則緣而已嵩壽案鄭氏深衣目錄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據儀禮聘禮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

禮十三

西

長衣練冠以受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如筮則史練冠長衣鄭注麻衣白布深衣是喪服有衰裳有深衣深衣用白布爲之謂之麻衣檀弓主人深衣練冠卽雜記之長衣練冠也深衣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不以純有青素而易名鄭注長衣竝云深衣之純以素者其實深衣長衣隨事爲名初無別異也郊特性繡黼丹朱中衣疏謂冕及爵弁服之中衣毛詩唐風傳素衣朱襮素衣朱繡竝引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爲訓說文衷裏褻衣也案左傳宣九年皆衷其袒服杜注袒服近身衣說文引此以釋衷字之義似衷卽爲中衣衷其袒服謂卽以袒服爲中凡服皆有中衣因而緣之以爲飾案中衣褻衣而加衣也外見繡黼丹朱因裼以爲文也故特著之詳見曲禮長衣與中衣相繼而揜中衣

一尺與下以帛裏布相連爲文鄭注冕服絲衣中衣用素皮

弁朝服元端麻衣中衣用布準此而言深衣之中衣亦布也

案冕服無純而中衣有純鄭注郊特牲所謂以緇黼爲領丹朱爲緣是也深衣有純而無裊中衣不外施無俟加飾故深衣之中長衣中衣準人身以度其長短而中衣常減長衣一

尺以爲節鄭注專以袂言之則文義不能明案孔疏長中制

深衣疏云長衣中衣及深衣制度同方慙亦云長衣中衣與深衣制同惟繼袂揜覆一尺所以異於深衣折長衣與深衣經之二又合中衣爲三末達禮經之旨徒生軼轉而已

續爲繒縕爲袍禪爲綱帛爲褶

鄭注續謂今之新絲也縕謂今續及舊絮也孔疏時以好者

爲繇惡者爲絮嵩肅案說文絮敝繇也續絮也縕緇也緇亂

泉也古無絲絮凡絮皆絲也絲成縷者經緯之爲帛其不受

續無縷可析爲絮許云敝繇正謂絲不成縷聯繇輒熟可用

爲溫麻成縷者爲布縕者亂泉亦用爲溫說文以絮曰繡以

縕曰袍語極分明鄭以新繇舊絮釋之似用漢時絲絮爲說

恐誤說文禪不重也袷衣無絮也喪大記君裙衣裙衾鄭注

裙袷也士喪禮襚者以裙則必有裳鄭注復與禪同有裳說

文有襲無裙襲褶古今字玉篇襲重衣也綱詩作襲鄭風箋

襲禪也蓋用禪穀爲之玉篇襲衣無裏也案詩衣錦襲衣中

是綱以爲錦衣之表此繇袍綱褶四者並爲中衣綱繇向綱但爲禪衣之名中衣與衣之在表者皆可名綱也繇袍綱

褶四者舉其名續縕禪帛四者所以著其用也續以絲縕以

泉皆謂絮衣其禪衣袷衣之分兼絲泉言之疑禪當與袷對

文鄭氏釋褶爲袷爲複者是也上文袷二寸以袷爲交領字



說文衿交衽也字從衿唐韻袂同衿集韻亦云衽衽也蓋沿戴記以衿爲交衿而合而一之經云帛爲裙當作衿爲裙裙不專主帛言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鄭注僭天子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省當爲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獮獮之禮時大夫又有大裘也嵩燾案陸氏佃云黼其裘領也士昏禮被頰黼蓋頰黼於頰上緣以黼黻裘於裘上緣以黼據鄭注士昏禮頰禪也引詩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褌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士妻始嫁假盛服施禪黼於領上此云黼裘當亦加黼於領以爲飾耳鄭云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疑無此

禮十三

六

制周禮司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鄭司農云大裘羔裘此爲冬至圜丘之祀祀天尙質遂以大裘當十二章之服經云非古據殷以前言之若如鄭注諸侯大夫皆有大裘僭天子當云非禮不當云非古裘者褻服非所以章敬陳氏祥道云誓謂前期十日太宰帥執事卜日遂戒省謂前祭一日太宰及執事視滌濯郊特牲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則王於誓省皆與陳氏之說是也誓省嚴其事而簡其文故可以黼裘泄之其羔裘仍當用元齊宿之義也非是無可以裘泄事者大裘非古明周禮之以質而失者也鄭注似皆以意擬之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

鄭注詩云衣錦綉衣裳錦綉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高燾案毛詩秦風傳錦衣狐裘朝廷之服箋云受命服於天子據詩以錦衣狐裘與黻衣繡裳對文明爲諸侯之冕服經亦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皮弁服下逮於士不與錦衣狐裘爲類可知鄭據尙書以衣作繪裳絺繡冕服無用錦衣者案說文績畫也繪會五采繡也繡於繡不必衣用畫而裳用繡也鄭五采備也是繪會五采其功尤多注司服引尙書會作繪竝易其字因謂錦衣復有上衣錦蓋繪帛之有織文者上加繪繡不害其爲冕服案黼黻並施之衣繡裳毛傳引周禮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但就衣之色言之不能據文求義也經有文曰錦雜記亦謂之素錦意取盡飾而已凡冕服皆有中衣所以用爲襲褻而飾其內其於裘也曰襲裘曰褻裘以裘爲飾不當復有中衣錦衣狐裘通冕

禮十三

七

服燕服言之惟君爲能盡飾經云士不衣織士不衣狐白其不專施之皮弁服明矣

君子狐青裘豹褻元緇衣以裼之麇裘青豸褻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

鄭注君子大夫士也絞蒼黃之色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高燾案疏引皇氏云元衣卽元端又引熊氏六冕皆有裘此云元謂六冕及爵弁也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褻又引劉氏云六冕皆黑羔裘論語注緇衣羔裘祭於君之服是祭服用羔裘似熊氏以元衣當冕服劉氏以羔裘當冕服其餘不詳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麇裘黃衣狐裘與此記同其素衣麇裘鄭注引作麇裘聘禮注



亦同云皮弁素衣其裘同則此絞衣不當作蒼黃色絞衣當爲縞衣楚辭安能以皎皎之白史記作皓皓集韻皓通作皜漢書司馬相如傳皜然白首皜皎字音近相通說文所謂鮮色也元衣元端上通元冕絞衣卽論語之素衣邢昺疏所謂素衣皮弁服縞衣朝服是也郊特牲野夫黃冠黃衣黃冠庶人之服詳見郊特性鄭注於此爲不倫近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黃衣狐裘韋弁服也陳氏禮書以爲卽爵弁服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皮弁服元端士喪禮陳襲衣爵弁服皮弁服祿衣服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眠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韋弁服卽爵弁服冠弁服卽朝服惟禮既有爵弁服又有韋弁服鄭注爵弁服縞衣韋弁服韎布衣司服注又以爲韎韋衣

禮十三

丈

其衣不同名亦隨之而異猶之縞衣素裳爲朝服縞衣元裳爲元端其實一物也金氏榜禮箋韋弁服之裘經記無可考見鄭注韋弁以韎韋爲弁韎者赤黃之間色二說皆本詩羔羊正義兵事旣用韎韋服則當用黃衣狐裘及狸裘襄四年傳臧之狐裘敗我於狐貍定九年皆幘而衣狸製是也鄭注聘禮亦云韎韋之弁兵服也明裘與衣同色大夫士冠弁服之裘亦取其色之相近者耳

又案下文裘之褐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析裘與服言之而於服言襲於裘言褐又云犬羊之裘不褐疑凡禮服皆有中衣開左右衽使中衣外見曰褐裘有褐不襲是裘卽中衣也何爲別言之反覆乎經文而知所謂錦衣以褐之緇衣

以裼之絞衣以裼之緇衣以裼之黃衣以裼之義繫乎裘而  
襯使外見猶衣之有襍也古者衣裳外向著衣其裏而縫合  
之其色必與裘相稱禮服之有元端素端不必與裘準也裼  
在內而裘外見曰表裘常服皆然經云裘之裼也常服也帛  
則襲裘之上加帛服也君在則裼裘之上又加朝服而開左  
右衽以爲裼也兩裼字義別言君在知由朝服以上至弁冕  
大服皆然也故又云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入公門者  
必朝服也錦衣以下皆非禮服禮服有裼有襲亦不得專言  
裼之檀弓鹿裘衡長祛祛裼之爲既練之服據周禮巾車王  
之喪車五乘木車犬禛鄭注始喪所乘素車犬禛鄭注卒哭  
所乘藻車鹿淺禛鄭注既練所乘以此推之既練鹿裘始喪  
當爲犬裘犬羊之裘不裼而鹿裘惟祛裼之是祛有襍而其  
餘無襍所以爲練服者凡言裼之皆用以表裘者禮文簡括  
通求其義而情事顯然益見經文立言之妙案禮以裼爲文  
則襲矣經云犬羊之裘不裼將一於敬而不爲文乎  
此義之不可通者故知於裘言裼當別一義無疑也

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鄭注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孔  
疏引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又引盧氏云以魚須及  
文竹爲笏釋文引崔氏云用文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  
飾文竹之邊須音班嵩壽案釋文及疏凡三說魚須飾竹未  
詳其制說文鮫海魚也皮可飾刀荀子議兵篇楚人鮫革犀  
兕以爲甲釋文讀須爲班謂鮫魚皮也今名之鯨魚皮有班



文而堅疑非可以釋笏案笏者書思對命用以當鉛槧斂魚皮可飾器物而非丹鉛之所能施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靡魚須之橈旃張揖注以魚須為旃柄左

思吳都賦旃魚須李善注以魚須為柄尚書大傳東海魚須

鄭注今以為簪是鄭君時魚須猶可為器物爾雅釋獸須屬

獸曰鬣魚曰須郭注鼓顛須息邢昺疏鼓動兩頰若須道其

氣息者似魚頭骨通為須盧氏植崔氏靈恩竝云魚須文竹

二事似為得之文竹竹有班文者竹笏飾象為本大夫士同

也本象兼承大夫文竹士竹二者言之案上文云將適公所

為本亦名之象笏孔疏引熊氏云大夫史進象笏竹笏以象

夫不得有象笏有象字者誤恐失之大夫笏兼用文竹以魚

須非常有之物竝舉以備用耳

禮十三

笏畢用也因飾焉

鄭注畢盡也嵩壽案爾雅簡謂之畢郭注今簡札也說文簡

牒也片部牒札也釋名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聘禮記百

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贈於方書遣於

策鄭注竝云方板也策簡也策說文作冊象其札一長一短

中有二編之形然則方者槩板王充論衡言斷木為槩者是

也策者編簡蔡邕獨斷言其制長者二尺短者半之是也說

文編次簡也次簡為策則簡者隨其多少而記之王制故謂

之簡記簡札牒畢同義禮經多謂之畢學記呻其佔畢鄭注

謂所視簡說文畢田网也支部數盡也畢之訓盡非古義笏

畢用也謂書思對命用以代簡因加之以文飾正承上受命君前書於笏言之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鄭注殺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嵩燾案王氏炎云中博三寸中博不殺則是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是上下皆二寸有半也其下六分去一則便於措插其上六分去一則便於操執而措之王氏之說是也王措大圭惟用以朝日天子所尊者日也諸侯親天子天子以客禮待之無書思對命之事所執命圭而已經但以大夫朝於君言笏之用則此所云笏式者亦大夫也案皆別爲之名不名笏也如鄭說則天子措珽諸侯前誦後直竝與大夫同於前文爲悟矣前云誦直此云殺自別一義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

禮十三

三

鄭注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繪采飾其側嵩燾案上文縞冠素紕鄭注紕讀如埤益之埤埤裨同音凡鄭訓爲讀如某字多卽聲以通其義說文裨接益也徐鉉曰若衣之接益也辟爲采繪以飾帶接而益之於帶兩邊故通其義於裨疑字當作紕爾雅釋言紕飾也廣雅紕純緣也玉篇紕冠緣邊飾也廣韻飾緣邊也紕本爲冠緣之名帶之緣邊與冠同義廣韻云飾緣邊正鄭注所謂繪采飾其側也雜記紕以爵韋純以素鄭注在笏曰紕在下曰純旣夕記纁紳緗緇純鄭注飾裳在幅曰紳在下曰緗飾衣曰純在幅卽在笏意紳蓋紕之或體辟則其假借字也士冠禮素積鄭注訓爲辟蹙毛詩鄘風傳紕所以織組也然則組織而蹙起之以成文乃所以爲



辟也

居士錦帶

鄭注居士道藝處士也嵩燾案陳氏祥道引鄉飲酒禮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注賓介處士也鄉射禮以告於鄉先生君子鄭注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誠然則以錦帶自飾爲文亦異乎處士之風矣據王制士有選士俊士造士進士之分疑始在鄉校稱弟子自選士而上皆居士也司馬論進士之賢者而授以官而後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名居士者士之未仕者也弟子以純潔爲義居士則其文著焉三代盛時不當有處士之名也

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馬紳鞞結三齊

禮十三

三

鄭注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孔疏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馬紳長三尺也嵩燾案喪服衽二尺有五寸鄭注所以掩裳際也與有司紳齊則是士紳三尺當下齊於裳人之一身短長各異而鞞與紳皆準以三尺取足以及屨子游豈能概天下之人以八尺之軀哉此承上有司二尺有五寸言鞞與紳皆不以常制各度其身體爲之上至帶下至屨三分其長短而餘一分以便事引子游之言約計有司二尺五寸取義當如是也

凡帶有率無箴球

鄭注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綽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裨之凡帶不裨下士也嵩燾案經言凡者皆發凡起例之詞所以

申發上義不宜另文爲說云凡帶者天子以下及士皆然也  
桓二年左傳藻率張衡東京賦作藻繹杜預注以韋爲之所  
以藉玉疑率卽說文帥服虔曰禮有率巾巾禪必繹緝其兩  
旁故凡繹而緝之通謂之率天子素帶朱裏諸侯大夫裏不  
朱士練帶圍繹而緝合之不別爲裏曰有率者士帶也而一  
收其縫於內使箴功不外見大夫以上之有裏者亦皆緝而  
納之若今之隱箴曰無箴功自天子朱裏以及士練帶之用  
率皆然也大夫大帶四寸而士二寸再繹之亦四寸繹而合  
之所以爲率也而內縫不見箴縷竝同通上下文求之可以  
得其義矣

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

禮十三

三

鄭注此元端服之鞞也嵩燾案說文鞞鞞也所以蔽前者以  
韋一命縵鞞再命赤鞞市部市鞞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  
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蔥衡从巾象連帶之形篆文  
市从鞞衿士無市有衿制如楹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鞞衿或  
从鞞是鞞鞞同義鞞鞞同字而鞞鞞別爲一物毛詩瞻彼洛  
矣傳鞞所以代鞞也鄭注士冠禮鞞之制似鞞而於此云元  
端之鞞於下文韞鞞赤鞞云元冕爵弁服之鞞而以縵鞞當  
鞞鞞據士冠禮爵弁服鞞鞞皮弁服素鞞元端爵鞞而詩言  
赤鞞金舄赤鞞在股皆據諸侯言之朱芾斯皇室家君王兼  
言天子諸侯曹風三百赤鞞毛傳引此經云大夫以上赤鞞  
是爵鞞元端服素鞞皮弁服朱鞞通五冕言之諸侯之鞞上



極於朱大夫之鞞下及於素蓋亦約略言之與下一命緹鞞  
再命赤鞞實各爲一義皆用五調不揀鼓而隨其士下八

圓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鄭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閒語也天子之士直諸

侯之士方嵩壽案吳氏澄申鄭義言鞞制極詳而於士云下

端左右角亦裁方上至五寸而止止處廣二尺亦就止處斜

裁至上端廣一尺盡處如大夫但不刻圓二角蓋後直而前

方故曰前後正亦祇申鄭義士賤與君同不嫌鄭以天子直

諸侯方故天子之士同於天子諸侯之士同於諸侯因謂正

者方直之閒恐禮制不當如是說文士無帶有輪制如楹缺

四角毛詩傳所謂鞞以代鞞是也士服爵弁鞞鞞其制與鞞

禮十三

音

稍異經言鞞制圓殺直三者天子直諸侯上下方五寸而中

削幅減天子之直一尺故曰殺案鄭注殺四角使之方則是上方縮而下方贏不得云殺

也大夫亦上下方而上端挫其角爲圓式故曰圓案吳氏澄云下端裁

方與諸侯同上端不裁方但刻其兩角而已則是大夫前方後直下殺而上不殺反尊於諸侯也三者通謂

之鞞士鞞用輪別爲一物許君謂其制如楹缺四角木部云

楹酒器也棹圓楹也是楹圓者爲棹而楹缺四角爲八方大

夫挫角謂之圓士鞞缺角謂之正者正與圓對文也案下文

鞞再命赤鞞竝據大夫言之僖三十三年左傳以一命命先

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卻缺爲

卿諸侯之大夫始加命數謂之一命緹鞞赤鞞當仍如鞞上

皆冕服之鞞也鄭注以鞞鞞當緹鞞亦恐誤

廣一尺下廣二尺兩邊皆用正幅不斜裁而削其上下成八角之式故許君以爲制如楹正者上下皆正幅也不得兼方

與直言之

王后禕衣夫人揄狄

鄭注禕讀如暈揄讀如搖暈搖皆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

於衣以爲飾嵩燾案鄭司農內司服注禕衣畫衣也揄狄闕

狄畫羽飾毛詩廓風傳翟揄狄闕狄羽飾衣也說文禕翟羽

飾衣衣部禕下云周禮王后之服禕衣謂畫袍是毛許竝謂

揄狄闕狄爲羽飾衣先鄭以爲畫羽飾與毛許異而許以禕

衣爲畫衣又與先鄭同據爾雅八雉云秩秩海雉翟山雉而

以鷓雉列首又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暈江淮

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鷓兼及四方雉名則所以廣異

名也昭十七年左傳五雉杜預注南方曰翟雉伊洛而南曰

禮十三

畫

暈雉說本賈逵而爾雅云南方曰暈周禮染人秋染夏鄭注

染五色謂之夏禹貢曰羽畎夏翟疑南方翟卽夏翟案鄭注

夏翟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暈曰鷓曰鷓曰鷓曰鷓曰鷓云羽畎

鷓曰鷓似此六者以所生地異名其實一物也 雉備五色

曰翟故后夫人之服謂之翟服揄狄闕狄又翟服之異名者

巾車掌王后之五路曰重翟曰厭翟曰翟車皆以翟羽爲飾

而或重羽或厭次其羽車有重翟厭翟衣有揄翟闕翟取義

正同禕衣揄狄不當復屬之暈搖二雉明矣考工記畫績之

事雜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

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亦兼取刺繡爲義以色加之謂

之畫鄭司農云禕衣畫衣鄭注刻繒而畫之著於衣是又別

爲雉形綴之衣崔氏靈恩因謂后三翟數皆十二三公而下



夫人雉數如命數鄭注司服鷩冕云鷩畫以雉謂華蟲也華蟲十二章服之一后夫人以爲上服取其五采備也毛詩鄘風傳象服以象骨及羽爲衣服之飾箋云象服卽翟衣象鳥羽而畫之先儒取訓各別古制益無可推尋而經明言禕衣王后之服當加於翟服之上先鄭及許君皆不以畫翟釋之鄭注破讀爲暈而注司服云禕衣元禕狄青闕狄赤暈素質亦與禕衣之元者異色也兩義亦相悟矣

君命屈狄

鄭注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繪爲翟不畫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嵩燾案周禮內司服辨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而雜記云夫人之不命

禮十三

美

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似命婦之服上至鞠衣翟服以上亦須天子命之君命屈狄言五服之君受命於天子其夫人乃服翟也下云再命一命則卿大夫以下各從其夫之爵內司

服所謂命婦之服是也

案弁師五冕明著其等內司服王后六服惟言內外命婦之服三等而已

故記禮者補著之

其內命婦之服以時命之天子典婦功及秋獻功

內宰佐后受獻功者比其大小與其麤良而賞罰之卽祭義世婦卒蠶獻繭之事主蠶事者世婦也獻繭校功而命之服其事領於內宰命之者亦君也鄭據爲后夫人之命恐非

凡君召以三節

鄭注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孔疏節者以玉爲之嵩燾案典瑞珍圭以徵守牙璋以起軍旅穀圭以和難琬圭以

結好琰圭以除慝使者蒞事執之以徵信鄭注引此以釋掌

節之邦節然掌節固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案鄭注守邦國守都鄙云有命亦有節以輔之典瑞之珍圭杜子春讀如鎮圭蓋卽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之屬言以所

執之圭徵所分守之國也杜子春訓爲徵召守國諸侯恐未然而使節用金又有符節璽節

旌節之名節固不盡以玉也道路用旌節則凡行道路皆以

旌孟子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旒皆所謂旌節也經云在

官在外據國君自召其臣言之當以孟子之說爲正

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詠首公再拜實三變又

鄭注士往見卿大夫卿大夫出迎答拜亦辟也嵩燾案聘禮

迎賓於大門之外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公食大夫禮迎賓

於大門內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無於尊者先拜

禮十三

之文其士相見鄉飲鄉射皆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而士

相見禮云士見於大夫於其入也一拜其辱是以燕禮大射

禮皆不及迎賓似尊者於卑幼無拜迎之文案惟公食大夫

禮與據聘禮賓覲入奠幣再拜稽首公再拜賓三退反還負

禮異據聘禮介請覲禮同而於士介云奠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士介皆辟是公再拜皆爲答拜

是

先拜進

面爲入見之禮非主人出迎之禮拜而進面正卑幼接見尊者之義主人迎賓再拜亦無由先進而與之面也

右徵角左宮羽案鄭注徵角在右民也事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

嵩燾案鄭以左右分尊卑勞逸求之經文似無此義吳氏澄

雲林鍾爲徵陰聲之首徵三變生角角間二律與徵近故以



徵配角黃鍾爲宮陽聲之首宮三變生羽羽間二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疑左者陽右者陰玉聲動於左則聲發於陽而陰應之玉聲動於右則聲發於陰而陽應之林鍾陰聲而角聲中姑洗又陽律也黃鍾陽聲而羽聲中南呂又陰律也言陰陽之聲相和而已宮羽之數合一百二十七徵角之數合一百一十八兩璜相對上承兩琚輕重厚薄等而均之亦必與陰陽之聲相應古人制物一以度數爲之準其取義當有然者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結佩而爵釋

鄭注謂世子也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結其左

禮十三

三

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焉朝於君亦結左尚書案經言君不言世子之於君疏引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謂臣朝君備儀盡飾當佩玉又引賀氏云事佩不鳴今云結綬使不鳴則猶在佩玉也據詩衛風佩玉之儻鄭風佩玉瑀琚佩玉將將秦風瓊瑰玉佩似男女常服皆佩玉鄭風亦謂之雜佩采芑有瑄蔥珩爲方叔南征言之是在軍亦佩玉篤公劉何以舟之惟玉及瑤爲遷幽言之是行役亦佩玉而雅詩備言天子諸侯燕饗之禮以及采芣之來朝韓奕之入覲極陳車服之盛獨不一及佩玉似在君所不佩玉乃通禮下文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又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鄭注並以喪釋之非也朝祭有事於敬則亦不佩玉也左結佩右設

佩皆謂事佩君在結左以便事案燕禮大射禮賓升降自西  
及旅並於西階是在君所就潛其獻卿獻大夫獻工獻士  
西階其左近君故結左佩設佩如內則之左右佩用言其  
多也居則設之朝則結之結之者所以待事而不敢爲飾也  
前析言之後總言之互相備齊又誥而結之案鄭注士喪士  
屈也說文績赤紵也紵紵未縈繩也紵者誥虞禮精讀爲紵  
也小爾雅誥而戾之曰精禮經皆假精爲紵齊不親事故也  
結佩與君在不佩玉各爲一義注云結其綬使不鳴佩玉繁  
重亦非綬所能結也大夫斯天子之士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鄭注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  
嵩燾案經解行步則聞環佩之聲說文環璧也肉好若一謂  
之環璜半璧也玉佩左右璜分之則爲半璧合之則爲環所

禮十三

五

謂環佩之聲卽璜也聶崇義禮圖佩玉上有珩長五寸下有  
雙璜徑二寸陸氏佃云環佩上玉卽以珩之五寸當五寸之  
環而珩所以繫組其制長五寸而博一寸不得爲環式疑此  
環卽合兩璜言之璜徑二寸則長當四寸孔子佩象環五寸  
則徑二寸五分列國大夫視天子之士孔子當仍士服佩瑀  
珩說文珩石之美者廣韻珩亦作璿燕義君子貴玉而賤珩  
集韻瑀珩也孔子不佩瑀珩而佩象環意蓋不取石之似玉  
者故殺其制也然其組綬用綦固加於士是所殺者環其珩  
珩衡身仍當用玉蓋佩玉以璜爲用殺其用卽亦可以隆其  
體經云無故玉不去身不宜專取象環而廢玉段注說文天  
子白玉公侯山元大夫水蒼士瑀珩皆主珩言之又與陸氏



環佩上玉之言合然珩璫璜衡身同一玉舉珩則璫璜及衡身可知故專以玉色言之惟孔子所佩言象環知惟兩璜似環者用象餘均用玉也

食棗桃李弗致於核

鄭注弗致於核恭也孔疏謂懷核弗置於地也嵩壽案曲禮食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此云食棗桃李並不言於君前自與曲禮異義而以不置於地釋弗致於核之義亦稍迂曲陳氏集說因謂致者委棄之疑此與下瓜食中棄所操同義所操謂上下環也食中則近環處皆不食弗致於核則近核處亦不食也致者至也謂留有餘不盡食也此亦君子墮事自安於雅不使近鄙之意

禮十三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

鄭注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嵩壽案如鄭說凡稽首皆然不必君賜上言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則此所謂君賜者蓋面賜之君賜必拜方手受君賜不能成拜則先據掌而致所賜於地然後拜稽首句法倒裝古者坐皆席地食飲亦於地不如後世以地爲褻也據掌致諸地所以爲稽首之節當自爲一節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鄭注慎於尊卑嵩壽案賜君子與小人若月令賞公卿大夫於朝行慶施惠下及兆民謂之慶賜由命士以上頒於朝者曰賜徧及於宮府以達於國曰與月令慶賜遂行無有不當

不同日者亦以重其事也

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

鄭注膳美食也葷桃茢辟凶邪也嵩燾案陳氏祥道云膳於君大夫士者致福之膳也非致福之膳則無事於桃茢少儀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正此膳字所本說文膳具食也祭祀己具之食爲鬼神所饗之餘故用桃茢祓除不祥恐君之以祭餘爲嫌也葷者和之以助其氣使陰氣不得干故與桃茢爲類若尋常熟食和以五辛亦不必於士去葷也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雷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躡躡如也

禮十三

三

鄭注徐趨皆用是謂君大夫士之徐行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謂疾行圈豚行徐趨也端行弁行疾趨也執龜玉著徐趨之事嵩燾案義疏武以足迹言行兼身容言就足而觀其迹有接武繼武中武三者之異就身而視其容有圈豚行端行弁行三者之異分疏最晰曲禮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布武卽繼武也曲禮以地言此以人言所謂君行一臣行二也案尊尸亦尊故尸之行視君鄭意似謂君與尸行爲君從尸以行亦屬誤會徐趨亦以是爲節惟舉步加速耳疾趨則開發其步不用是爲節矣釋名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說文走趨字互訓徐趨疾趨通名趨也行者步趨之總名圈豚行謂徐步之容也端行徐趨之容弁行疾趨之容也弁說文作辨段氏說文注左傳邾莊公弁急



而好絮弁蓋辨之假借字端行弁行皆趨也執龜玉又徐步

之加慎者案刺刺起屨卽下疾趨欲發之意不舉足及舉前

曳踵均兼接式繼武中武三者不舉足徐步安爾而已舉前曳踵蓋又加慎曲禮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車輪卽舉前之義曳踵而率其前猶之不舉足也曲禮堂

上不趨執玉不趨經云席上亦然席上之節視堂上爲更從

容鄭注一以趨釋之失其旨矣

### 戎容暨暨

鄭注暨暨果毅貌嵩壽案說文暨日頗見也爾雅暨不及也

公羊傳會及暨皆與也暨猶暨暨也暨不得已也公羊之言

暨暨猶幾幾之意皆引申爲之辭其本訓則說文所謂日頗

見也軍容宜盛而不露暨暨者望之甚盛而又隆隆內含不

盈溢於外也軍容與喪容正相對案廣雅仡暨暨武也亦本鄭注武與果毅自

### 禮十二

是戎容之發見處經云暨暨卻更有含蓄非徒以示武而已

### 立容辨卑無調頭頸必中山立時行

鄭注辨讀爲貶自貶卑謂磬折也孔疏謂在軍中立之形容

嵩壽案義疏引賈誼經立拱立肅立卑立之分以釋辨字之

義至允馬融易傳剝牀以辨辨足上也蓋謂上下分別處爾

雅釋器革中絕謂之辨革中辨謂之鞞孫炎云辨半分也立

容辨謂股以下直腰以上誦半分之而直誦之形判然各別

也卑無近調微誦而已若賈生所謂微磬曰拱立拱者常立

之容也磬折則已卑惟君前有磬折故曰立容德說文惠者

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不亢則得於人不卑則得於己吳氏

澄云立容以下五句於戎容無所當宜別爲一節以文義求

之當在節首行容陽惕下山立時行正兼立與行二者言之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  
鄭注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嵩燾案劉氏敞云此若  
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之類然楚隆之辭稱寡君之老無  
卽與此經所言不合惟哀公二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季康  
子使冉有弔稱肥乃專稱名而經言大夫私事使其擯者或  
私人或公士非謂大夫使人聘也其例見於昭公元年左傳  
楚公子圍聘於鄭娶於公孫段氏伯州犂之辭稱寡大夫圍  
又稱寡君老伯州犂楚太宰公士也亦稱名其私人擯則專  
稱名以寡大夫寡君非大夫之臣所得言也案楚隆稱寡君  
之家臣稱其君曰寡君亦借  
禮也劉氏所引似未達經義古者大夫交不出境以私事使

禮十三

三

而以私人爲擯蓋亦春秋之變例也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明堂位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

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於宗廟辟王也

嵩燾案逸周書作雜解作大邑成周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

宮路寢明堂其明堂解周公攝政六年會方國諸侯於宗周

大朝明堂之位周頌清廟序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乃率以

祀文王我將序祀文王於明堂也周公營東都朝會諸侯因

建明堂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歲王賓殺禋成格是為成王

始政會諸侯東都而周公勑為之制故曰周公朝諸侯明堂

禮十四

之位為其位皆周公所勑定也其云天子則成王也案竹書紀年成

王七年如東都諸侯來朝正此所謂朝諸侯於明堂也自漢以來明堂之說聚訟尤紛

鄭氏以為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以為明堂太廟辟

雖同實異名鄭所據周禮匠人蔡氏所據大戴禮盛德篇皆

各得其仿佛而未盡也觀禮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

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上介奉其君之旂

置於宮公侯伯子男就其旂而立周禮司儀將合諸侯則令

為壇三成宮旁一門即太宰所謂大朝覲會同是也疑古皆

同此制案莊公十三年公羊傳會齊侯盟於柯莊公升壇定公十年穀梁傳會齊侯於頰谷兩君就壇是春秋諸

侯盟會皆為壇周公營洛邑朝會諸侯始正其名曰明堂而宗祀文

王於此明堂位一篇正詳此制此東都朝會諸侯之明堂也

案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者五載巡狩以時會於方岳越岐注孟子秦山下明堂東巡狩朝諸侯之處四岳皆當有之殷見者會諸侯東都四方畢至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則東都之明堂也此必周公之邦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明指子宮宮

之故其前曰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其後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所謂明堂者天子之路寢也文二年左傳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杜注明堂祖廟也言周志則自周相承以太廟爲明堂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義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此又宗廟之明堂也先儒必合而一之其說乃始支離而不可通考工記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凡堂後曰室室左右曰東西房房前曰東西序序左右曰東西夾室分言之曰室曰房合言之曰五

禮十四

室房室之廣視堂而室有四隅戶東牖西其戶牖之間謂之依其廣視堂之中房與夾室之廣半之案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兩楹之間視室周禮所謂二筵者言其脩也非言其廣也以其前敞

通謂之明堂其朝會諸侯之明堂卽覲禮所謂爲宮方三百步四門案虞書詢于四岳闢四門咨十有二四傳擯案明堂攸正指朝會諸侯言之蓋古制如此諸侯朝位自階而達之門其環立於四門之外者蓋荒服之外虛存其位而已逸周書王會解所敘蕃國內臺西面東面外臺西嚮東嚮北嚮則亦皆就朝位也天子亦以其時拜日東門外禮日南門

外禮月與四瀆北門外禮山川邱陵西門外家語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蓋堂中而門四達周公始定其制曰明堂東遷以後無復朝會諸侯之盛天子卽其地以視朝於是有明堂月令之書其云青陽明堂太室總章元堂蓋周秦諸子拊



爲之名呂覽淮南子言以出四時之令因謂之月令而淮南

子云東宮御女南宮御女中宮御女西宮御女北宮御女又

因鄭注周禮小寢五之文傳會及之然其言朝於青陽明堂

太室總章元堂案高誘注云天子朝日與所居宮二事自較月令爲明

晰大戴禮因有九室十二堂之說案白虎通云九室十二座

十二座爲得其實李謚明堂論始牽合考工記之五室通左

右夾房爲九其實明堂南嚮其中太室宗祀文王月令之言

左个右个謂左右隅耳安得有九室之制如大戴記所云乎

案顧命云夾兩階阼又云東垂西垂傳謂東西堂之階上又

云側階傳謂北下階上疏據以爲堂北階是古宮室有東堂

西堂北堂其前皆有階階之廉曰阼亦謂之堂廉堂堂廉左右

隅曰个月令各依其方行四時之令蓋東周以後視朝之禮

也周秦諸儒博采異聞證成其說其後漢武帝時公玉帶上

禮十四

黃帝時明堂圖大率依倣大戴記之文後世儒者能辨公玉

帶之誕而於大戴記之泛引異聞無能一加辨證固不如鄭

注之依考工記爲說猶爲得其正矣案觀禮諸侯受舍於朝

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此舉大僕所掌之燕朝言之其治朝掌之司土外朝掌之

朝士則當於門屏之間爾雅戶牖之間謂之扆門屏之間謂

之守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西面曰朝凡諸侯親天子於朝而饗諸

侯於廟觀禮曰享事畢侯氏肉袒於廟門之東謂饗禮也自

諸侯常朝皆然惟朝會諸侯於明堂周禮謂之大朝觀其禮

獨隆宗祀文王亦於是焉先儒謂朝皆於廟者亦非也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鄭注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嵩燾案禹貢五服周官九服其制略同禹貢甸服卽周官之王畿孔安國云爲天子服治田說文甸天子五

百里地是也周官之甸服在侯服之外則毛詩傳所謂甸治也言天子治化所及也宜竝統於侯服采者供其事男者任其力禹貢所謂百里采二百里男邦是也於夏亦侯服衛者備其不虞國語所謂侯衛賓服是也於夏爲綬服三者皆周之賓服也其蠻服夷服鎮服三者禹貢之要服周官大行人亦謂之要服又其外蕃服則禹貢之荒服此所謂四塞是也九采之國當國語之賓服列侯服之次而尊於要服宜居九夷之上

案鄭注朝禮不於此周公權用之周禮朝士司土所掌皆常朝之儀明堂朝會見於司儀所掌太宰所謂大朝覲會同是也未可據常朝之儀孤獨與侯伯者言之逸周書作雒解太廟明堂均有應門庫臺是明堂之制旁四門異於太廟路寢其前應門庫門則同孔疏云明堂無重門殆誤明堂正朝所謂門東門西

禮十四

四

卽應門也所謂南門之外卽庫臺也諸儒不知明堂之制而一以太廟當之因謂南門爲廟門應門反在南門之外至以九采爲九牧爲居外糾察而經旨乃多不可通矣

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鄭注同之於周尊之也嵩燾案世及之禮至周始定殷以前兄弟相及苟長且賢則民望歸之武王崩而周公總己以聽殷禮也是時周禮未定周公遂踐阼以君臨天下亦猶行殷之禮也傳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蓋武王在位三年未遑禮樂周公踵而成之而後禮樂備王道洽所以七年而始歸政者周公身任聖人之德爲萬世定禮樂之準有所不得辭也而周世之基亦定於此至於七年歸政天下曉然於周公之用



心而其經營周室之大勳亦昭然竝揭於天下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惟歲時祭饗周公爲然非魯之君所得僭也明堂位一篇多出魯儒之附會然其言固亦有本周公之得踐阼爲天子殷禮也成王以天子禮樂祀周公而乘以木路牲以白牡亦猶行殷之禮也辭雖誇而意有專繫魯之僭郊僭禘非成王之過也於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一語見其義之嚴矣

牲用白牡

此謂衣周禮所祭牲曰天子之尊益顯其牲之屬

鄭注白牡殷牲孔疏尊敬周公不可用已代之牲故用白牡  
書肅案春秋文十三年公羊傳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犂毛詩魯頌傳白牡周公牲也騂犂魯公牲

禮十四

五

也何休公羊注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較疏義爲優然旣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又屈使用殷牲成王命之謙乎抑魯自謙乎周公之攝政殷禮也其可以踐阼有天下亦殷禮也旣定周禮而後君臣父子之道益嚴竝總己之制亦廢成王之不敢臣周公蓋謂周公攝政之時周禮猶未定也周公自以周禮退就臣位成王自以殷禮尊周公魯頌之文公羊毛氏之說其所從來亦遠矣

案陳氏祥道云推周公之勤勞而上之以同於王而牲用白牡亦以辨君臣之分方氏慤云止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陳氏之說本於何休方氏之說原於孔疏均之於義無當也

郊特牲云祭以白牡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明指魯言之蓋自僖公以後僭行郊祀通用大路白牡而無能辨知其由來也

太廟天子明堂

孔疏言周公太廟制似天子明堂嵩燾案周禮掌舍掌王會同之舍爲壇墀宮棘門明堂朝諸侯宗祀文王卽掌舍壇墀宮之遺制蓋有堂無寢旁四門與太廟之制遠異周自東遷以後惟視朔明堂是以有明堂月令之書文十六年穀梁傳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於禰廟故范甯注文六年猶朝于廟亦云禰廟何休注公羊傳則以爲太祖廟疑天子頒朔諸侯受之當於祖廟何休說爲優經謂魯君視朔大廟以頒政令與天子明堂出四時之令同也僖九年左傳盟於葵邱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於時爲九月疑爲季秋大饗明堂之禮武王始王周而宗祀文王魯公封魯而宗

禮十四

六

祀周公其義一也

反坫出尊崇坫康圭

鄭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惟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於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焉嵩燾案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於西坫南鄭注坫在堂角士喪禮饌於西坫南旣夕記設楸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大射禮卒管太師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坐是堂東西皆有坫而大射禮云小射正取公決拾於東坫上設拾以筭退奠於坫上卒射小射正以筭受決拾退奠於坫上坫惟射置決拾其上餘無考

大賈公彥疏云坫有二引此反坫康圭別爲一坫陳氏禮書遂



析反爵之坫奠玉之坫皮食之坫及堂隅之坫爲四據儀禮  
鄉飲酒鄉射大射燕禮並云設洗篚於阼階東南篚在洗西  
特牲記篚在洗西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凡取爵若觚  
若觶皆於篚既獻以虛爵降亦奠於篚而燕禮大射禮俱有  
膳篚云篚在洗西膳篚在其北鄉飲鄉射記亦云獻工與笙  
取爵於上篚既獻奠於下篚是篚亦分賓主上下而無反爵  
於坫之事案黃氏曰鈔亦疑鄭注以坫之反爲爵之反異於  
經文因謂反坫與塞門一類並指宮室之制言之  
所見甚允聘禮賓襲執圭致命公側襲受玉於東堂與東楹之間  
賓出公側授宰玉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取圭升致命王  
授之玉而覲禮記云奠圭於纁上鄭注謂釋於地亦無奠圭  
於坫之事爾雅坭謂之坫說文坫屏也屏蔽也坭毀垣也毀

禮十四

七

缺也疑堂東西牆謂之序其旁謂之夾室夾室前謂之東西  
堂序端爲小牆以別內外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  
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其小射正取決拾拂弓小臣正贊袒  
皆退俟於東堂必非連序爲牆以閒之可知說文謂之屏爾  
雅謂之坭是所謂坫者正序端缺其牆之半以示屏蔽者也  
逸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咸有四阿反坫孔晁注反坫外向  
室也蓋若顧命之東西垂亦有坫向外故謂之反坫出尊者  
堂廉四出而階九尺所謂上廉遠地則堂尊是也郭注爾雅  
坫埽也埽埽音近相通埽者土之高也崇坫當卽作雒解之  
坫唐孔晁注唐中庭道坭謂爲高之也與反坫之坫異義圭  
同閨儒行華門圭窳襄十年左傳作閨賓爾雅宮中門謂之

闡其小者謂之闡考工記闡門容小扁三個鄭注廟中之門謂之闡宣六年公羊傳有人荷春自闡而出者宮廟內門或名闡或名闡據爾雅小者闡則此所云康圭卽考工記之闡門容三扁者耳經明言天子之廟飾於出尊康圭之義無取洗筐本當尊南亦不以反坫之出尊者爲加隆也案此經山崇坫康圭疏屏與逸周書作雍解四阿反坫至應門庫臺元闡竝以二字爲一事反坫出尊亦與上刮楹達鄉文義相近不當於此兩坫字專言其用其所云反爵奠圭之坫求之經傳所載亦實無顯證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鄭注鸞有鸞和也鈎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嵩叢案鄭注周禮大馭鸞在衡和在軾大戴禮保傳篇亦云

禮十四

八

在衡爲鸞在軾爲和毛詩小雅蓼蕭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說文鸞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鑿衡在轅前以駕馬是鸞馬飾詩云和鸞云鈎膺鏤錫皆以馬飾言車鄭注巾車鈎樊纓云婁頷之鈎金路無錫有鈎而於此云鈎車有曲輿者蓋謂軾深兩旁曲抱以達於輪周禮輿人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鄭注兵車之隧四尺四寸其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曰揉其式車前曲向後謂之式深以便左右顧廣韻揉屈木同燥說文燥屈申木也軾兩旁曲出故名鈎車釋名鈎車鈎股曲直有正卽此義謂自夏時而車制始定也鸞車鈎車皆緣其制之始殷周之路竝同此制鄭云有曲輿但渾言之疏未能引證其義巾車玉路以



祀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魯郊禘乘木路用殷禮其  
乘路當依同姓之金路左傳僖二十八年賜晉侯大路之服  
戎路之服定四年分魯公康叔唐叔皆以大路杜注竝云大  
路金路於分魯公下云錫同姓諸侯車也天子用玉路以祀  
魯公之乘路必無借用玉路之禮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罍周以黃目

孔疏殷以罍者鄭司農云畫爲禾稼嵩燾案上文爵殷以罍  
鄭注罍畫禾稼也其注周禮引鄭司農云罍讀爲稼據說文  
罍玉爵从口从斗象形毛詩行葦傳罍爵也玉篇亦云罍  
爵也疑罍本爵而彝象其形故名罍彝周禮六彝雞彝鳥彝  
虎彝雝彝皆刻畫鳥獸之形黃彝罍彝無刻畫鄭訓黃目以  
黃金爲目蓋黃彝以目飾其身罍彝以目飾其口許君故謂  
之象形殷尙質爵與彝同制而無飾鄭司農以罍稼音近因  
謂畫禾稼而讀罍爲稼恐未然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鄭注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孔疏貫與崇  
連文故知崇貫皆國名嵩燾案崇貫皆見春秋杜注左傳僖  
二年盟於貫云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據漢梁國爲言  
今歸德之睢陽縣也括地志貫城今爲蒙澤城在濟陰縣南  
宋時濟陰縣隸曹州卽今曹縣晉初承漢制蒙澤故城猶隸  
梁國其後已入濟陰郡今曹縣南十里蒙澤故城卽古貫國  
杜注宣九年趙穿侵崇云秦之與國注定四年封父云古諸

侯是崇至周仍建國而貫封父爲宋鄭二國地昭十五年左傳諸侯封受明器於王室定四年左傳昭之以分物崇鼎貫鼎若昭十五年之魯壺杜注魯所獻壺尊蓋股藏器武王遷殷器於周封建兄弟有功德者則賜之分器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杜注左傳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氏之繁弱穀梁傳亦云大弓武王之戎弓也數者皆魯所受分器故曰天子之器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鄭注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嵩燾案說文槌胡槌也从木哀十一年左傳胡篋之事胡槌字皆不從玉包咸論語注瑚璉黍稷器鄭云夏曰瑚殷曰璉杜注左傳亦云夏曰胡周曰

禮十四

十

簋似胡槌制略同左氏傳之胡篋卽周禮之簠篋考工記旌人爲篋篋周器故詳其制鄭注周禮舍人方曰篋圓曰篋說文篋黍稷圖器篋黍稷方器聘禮明云竹篋方自當爲方器說文連員連也員連或許君時通語正以員取義是敦璉瑚三者皆圓惟篋方則周制耳

周以房俎

鄭注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孔疏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嵩燾案毛詩魯頌傳大房半體之俎鄭箋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堂後有房然鄭意上下兩間則所謂足間橫者通俎四足言之室之間曰房俎



下亦有間故曰房俎魯頌徑以大房名俎足知周俎之爲上  
下兩間也案毛傳半體之俎卽周語所謂房蒸也特牲少牢禮有俎有所俎俎者房蒸斯俎亦骨折俎周語謂之殺烝章昭注國語云房大俎也豚解體解乃加於俎非謂半體之外又有全體之俎也疏謂俎頭各有兩足足間橫橫下二跗則與夏后氏之歲之橫距者無異亦不得名之爲大房矣似於鄭義未合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翬

鄭注此旌旗及翬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翬旌從遣車翬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翬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翬皆戴圭大夫四翬士二翬皆戴綏嵩翬案鄭似以翬別爲一物禮器言天子八翬諸侯六翬大夫四翬以飾葬喪大記言君六翬戴圭大夫四翬士二翬戴綏以

禮十四

十一

飾棺此經並無其文而與前篋虞之言崇牙璧翬同又與前言旂者合爲一例前言璧翬明屬之篋虞此言璧翬明屬之綏其非喪禮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之翬可知爾雅注旌首曰旌郭注載旌於竿頭若今之幢亦有旒釋名綏有虞氏之旌也注旌竿首其形樂樂然也疑此與上夏后氏之綏制同而義各有取蓋初以旌牛尾注之竿首司常之全羽爲旒析羽爲旌皆然而後乃垂爲旒如郭注所云是也前言旂據繆幅言之此言綏據旌竿言之有虞氏注羽爲飾夏始以練約其杠殷又橫木杠端而刻畫之爲重牙以縣繆詳見周禮因樹翬其上小爾雅大扇謂之翬疑此翬但爲張扇式其云璧翬者形圓如璧樹翬竿首而後注羽爲飾案喪大記無天子八翬戴璧之

文其云戴圭者稍銳其上如圭非謂以圭飾娶也璧娶  
僅見於此亦不云戴璧喪車所建之娶尤無飾玉之理 四代  
相承其文彌盛而旌旗所以示遠等威之辨章采之飾莫著  
於此故詳述之不宜謂娶別爲一事也

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

鄭注傳傳世也此蓋盛周公之德耳嵩燾案周公制禮典章  
儀物度數之詳必備存於魯藏之故府而太師世掌之東遷  
以後王綱不振魯人乃私竊襲用其禮樂以成乎僭齊仲孫  
湫所謂猶秉周禮晉韓宣子所謂周禮盡在魯矣正以周室  
禮樂之畱貽魯人猶世守之惟其儀文度數之備存於魯也  
魯王禮也正謂周禮而遂侈言魯得用天子之禮樂則亦儒  
者張魯之過也

禮十四

士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喪服小記

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鄭注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為母又哭而免嵩燾案奔喪禮奔母之喪於又哭不括髮喪大記母之喪即位而免士喪禮既小斂主人降自西階即位踊奠經於序東復位乃奠所謂即位者小斂括髮奉尸俛於堂當奠而即位奠經母喪於是時易括髮以免鄭云又哭則奔喪之禮入門哭明日又哭又明日三哭記所謂為母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是也疏當據喪大記之文以正之而引士喪禮即位以當

禮十五

又哭之節恐誤

案士喪禮卒斂主人馮尸踊髻髮袒奉尸俛於堂踊降自西階即位踊是卒斂至即位凡

三踊不僅為又哭也

古冠皆有笄纏以約髮親始死去冠而笄纏小斂

去笄纏而括髮三日成服而後冠則以布約束其髮

案喪服女子在室為父布總傳曰總六升女子之總與男子之冠同斬衰齊衰之免當亦與冠同免冠而約髮之布

外見因謂之免下文虞卒哭則免遠葬者比反哭者及郊而

後免君弔主人必免皆玉藻所謂當事免也去冠日免因遂

以約髮者代冠通曰免

案鄭注士冠禮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疑免所以代笄纏

即喪服所謂布總髻與免皆以布總其髮也問喪云冠至尊也

也不居肉袒之體故為之免以代之辭之文也非謂去冠而始加免以代之也用此知大傳四世祖免竝無總麻之服但為之免冠以哀之而已其免當仍笄纏之舊必不製為廣寸之布以代冠而施

及齊衰以下之親皆然經文簡括言之耳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髻

孔疏皇氏之說髻有麻有布有露紛今考校正有二髻一是斬衰麻髻一是齊衰布髻皆名露紛嵩燾案鄭注士喪禮婦人髻於室云去纚而紛如今婦人露紛其象也其注奔喪髻卽位云去纚大紛曰髻杜預注襄四年左傳髻麻髮合結也疏引鄭眾以爲臬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爲屈布爲巾高四寸著於額上杜以鄭眾爲長故用其說以義類求之結麻卽露紛也喪大記小斂髻帶麻於房中麻者帶經而髻兼斬衰及齊衰以下言之斬衰去纚以麻結髮更無冒覆之者故露紛布髻斂髮而結之不露紛也亦名之布總喪服女子子

禮十五

二

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髻衰三年布總卽髻也鄭注於此云斬衰括髮以麻則髻亦用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紛如著慘頭併麻髻爲說甚誤喪服之云成服者五服之制三日始成括髮以麻自在成服前麻髻結髮而已安得繞紛爲慘頭式儀禮所謂髻衰蓋不爲髻而以布總之男子以免代纚婦人亦以髻代纚旣免乃始加冠去冠而爲免旣髻乃始加笄去笄而亦名爲髻檀弓論髻而云榛以爲笄髻者通辭也冠有六升七升繩纓布纓之分笄有箭笄櫛笄之分而皆以布約其髮曰免者因免冠而著其義曰髻者因總髮而象其形經云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髻正謂其制同而所以取義各別也疏意似未盡



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

孔疏爲父母長子稽顙重服先稽顙而後拜也其餘期以下先拜而後稽顙大夫弔士雖是總服之親亦必先稽顙而後拜嵩燾案士喪禮凡稽顙皆稱拜稽顙檀弓固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此蓋周禮然也晉獻公之喪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稱其仁而以爲不成拜經云稽顙舉其重者凡稽顙必先拜也檀弓之云拜而後稽顙稽顙而後拜聖人準校古今之異以達人子之情未宜據以釋周禮也士喪禮眾主人卽位而拜賓惟主人既夕記尸在室有君命眾主人不出鄭注云不二主曾子問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公拜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君命眾主人不出

禮十五

三

異國君弔公爲主主人亦不拜賓安有總服而稽顙之禮經云大夫弔蓋謂士有總服而大夫弔於其家爲士而弔則亦爲大夫之弔者稽顙也經文簡括而義自完備疏恐失之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鄭注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嵩燾案鄭意層遞推之是謂有上殺下殺而無旁殺由祖而親高曾由孫而親曾元又以一推二孔疏亦云應以五爲七而言九者曾祖曾孫爲情已遠略其相親之旨引庾氏云高曾一祖曾元二孫服之所同而於經文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義終不能明尙書釋文上至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馬鄭說同鄭

注周禮小宗伯及仲尼燕居竝云三族父子孫也子孫皆繫於父言之故於土昏禮三族云父之昆弟己之昆弟子之昆弟凡類而繫之曰族族統於三而成於九九者之等以五服雜繫之服止於五上殺下殺旁殺一以五爲節由己而上推至於高祖五世由己而下推至於元孫五世由己而旁推至於三從舅弟五世父也己之身也子也服之統宗也而上溯之下推之旁衍之以制爲服之經皆斷之以五故曰以三爲五合之則九世謂之九族故曰以五爲九鄭注分晰未允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對三獻大祭也鄭注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嵩燾案鄭注祭法以祭昊天於圓邱曰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

禮十五

四

於明堂曰祖宗其注大傳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其注周禮大司樂云天神主北辰地祇主崑崙人鬼主后稷三禘大祭也此祭天圓邱以魯配之鄭意圓邱祭天南郊祭感生帝而以圓邱之祭爲禘又併禘郊二者混合爲一其義皆主於祀天祭法疏禘文在郊前故知是圓邱爾雅釋天禘大祭大祭總得稱禘引河圖握矩記云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以證感生帝之說實爲鄭義所本然爾雅釋天先舉四時之祭以次及祭天祭地祭山祭川兼及師祭馬祭而後言禘言釋所謂禘大祭實主宗廟言之祭法言禘郊祖宗則四代所以宗事其先既配其祖於郊又推其祖所自出



而祭之爲禘魯語言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似祖宗有廟禘郊報三者皆無廟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而以后稷兼郊與祖周之創制也而世室之祭不遷則猶祖宗之義也

詳見

祭法

漢書韋元成毀廟議云祭義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極合此經之義而以祭天爲言周秦之交禮經瀆失喪天誣祖漢儒因相承爲說董仲舒亦曰天者祖之所從出也其云立四廟自據始有天下言之祖者四廟之始祖虞夏之祖顓頊有未及四世者其時祖宗之名未立而推原四廟之祖所從出而爲之祭殷周以後沿之而奉契與稷爲始祖祭禮之相襲而文乃漸備也亦時爲之

禮十五

五

也其四廟之制則自三代以前所沿而不變者也韋氏元成爲得其義而據祭天爲辭鄭注因之遂以禘當圓邱之祭王肅之難鄭義於此爲尤允 國朝諸儒猶援國語言禘郊者與烝嘗宗廟對文以申鄭義不知烝嘗有廟禘郊無廟而楚語之言天子禘郊諸侯宗廟則正以禘郊賅宗廟之義明禘郊之禮惟天子行之諸侯不得同也固不能據此以證禘郊之均爲祭天矣

庶子王亦如之

禮記注疏卷六祭義王肅其庶子亦如之

鄭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則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嵩燾案繼祖之宗祭祖繼禘之宗祭禘庶子不得與於祭而惟天子絕宗庶子繼世而王

則適者之子孫不得祭其祖而庶子之爲王者主之天子之廟祭所以異於大夫士也曰亦如之者如其所立之四廟而不得有增加也殷之太戊盤庚皆以弟繼立而大戊自禰雍己不得禰小甲盤庚自禰陽甲不得禰祖丁王者以統相繼不繫以宗適子庶子之禮位同而廟之所以序昭穆者亦同止於四而不能以私親入焉明天子之以統相承也注義疑未盡案宋議王議明與獻王議兩朝議禮諸臣紛如聚訟而無能援引此經之文以正其失者由禮意之有未明也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庶人亦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鄭注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嵩燾案下文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鄭云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立禰廟似皆未免望文生義曲禮云禮不下庶人

禮十五

禮經所述自爲士大夫以上言之而言宗則通法也不能限以士大夫三代宗法所以繫其宗繫之廟祭而已禮經之文垂示大法盡人可以循其文而通其義既葬而虞而耐固必庶有主主祭者必宗子推之庶人之薦寢亦猶是也爲長子斬衰與殯與無後者之祭雖在庶人亦猶是也曰明其宗所以示禮之大閑也而宗法因之而立注以宗子庶子俱爲適士明不得祭祖之義然則宗子爲下士庶子爲適士獨可以祭祖乎經義原自廣大專主一義言之卽所不能通者多矣案陳氏集說適子爲適士祭祖及禰庶子雖適士祇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則是庶子之適士以二廟爲一廟又與適子各立禰廟承鄭注申言之而不達禮經之旨亦與鄭注爲悞矣

庶子不祭殯與無後者殯與無後者從祖耐食庶子不祭禰者



明其宗也

鄭注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無後者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墀祭之嵩燾案經義明分庶子不祭祖庶子不祭禰二者言之爲已之昆弟從祖耐食者也祭祖之宗子主之已之子姓從禰耐食者也祭禰之宗子主之殤者未成人無後則成人而未育子者也上文庶子不爲長子斬斬者成人之服也而以無後專屬昆弟諸父似未盡又柝爲宗子諸父無後者爲墀祭之之說據祭法適土二廟一壇明言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顯考者曾祖也無常祭不知所謂爲墀祭之者特祭乎抑壇祭曾祖而使耐食乎考之禮爲無徵施之事亦爲不順祭法之言壇墀者僅

禮十五

七

見之金縢所謂禱祭者也似不宜下及士其不曰壇而曰墀以壇封土墀埽地爲從簡也會祖之正祭不能舉而推及諸父之無後者恐亦無是禮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

孔疏徒從有四一是妾爲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於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爲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其一所從雖亡猶服如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其餘三徒所從亡則已嵩燾案義疏服君之黨如君之父母小君本應服不可謂之徒從其說至允喪服爲君之母妻期爲舊君之母妻齊衰三月非獨從君爲之服而已此當據儀禮爲說所從亡則已有三妻爲夫之君期傳曰從服也凡從服降一等其夫三年故妻期夫亡則不服

此從夫而服也妾子爲君母之父母從母小功爲君母之昆

弟傳曰從服也君母在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此從君母而服也案此經下云爲君母

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是妾子君母撫之以爲子君母卒亦不服其黨所以別微也爲母之君母

母卒則不服此從母而服也從君母者義繫乎君母從母者

義繫乎母君母者嫡母也母之君母母之嫡母也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鄭注世子不降妻之父母爲妻故親之也嵩燾案喪服爲妻

之父母總大夫絕總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從父昆弟

庶孫小功是自大夫之子已不應爲妻父母制服而服問云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鄭注凡公子厭於君

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所謂女君之子卽此經之世子也

故喪服大夫之適子爲妻不杖期大夫之庶子爲妻大功傳

曰大夫之庶子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

也大夫不降其適婦是以適子得申其婦之服世子於妻與

大夫適子同以適妻亦有傳重之義旣申其妻之服則妻之

父母亦不降也此於喪服無徵記禮者表出之鄭云爲妻故

親之也於義似未盡

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

鄭注謂練祭也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

爲也嵩燾案雜記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外除者服除而

哀戚之情無已也期而祭明九月以下之無祭也天子七月

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因有虞禘之祭而除服者無祭是



以期而練再期而祥踰期而禫感天時之變存親而致其哀思以爲之節練而男子除首經女子除要經祥而除衰杖禫而除祥冠情有所極則哀有所止除喪者亦因是爲之程焉祭與除喪義一也而情固殊經言祭不爲除喪所以引人子之心於無窮天時人事之既變而悽愴怵惕之心之尤不容以已也期通一期再期言之

案此期猶言期程謂祭與除喪皆有期日也

祭通練

祥禫言之除喪通除首經要帶衰杖卽吉言之禮也者節文之應感而起由外而致其內者也道也者喪服之積漸而除裁過與不及而納之中者也似未宜據一期字專主練祭言之

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禮十五

九

鄭注再祭練祥也間不同時者當異月也而除喪已祥則除不禫嵩燾案此經下云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孔叢子引子思之言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是未葬練祥之服不變而經明言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與除喪明係兩事祭以哀死者練與祥則以生者之哀稍殺而服隨以變也恐無三年不葬竝練祥之祭亦廢不行之理此云再祭與下大功主人之喪必爲之再祭文同而事例各別主喪之再祭據練祥言之此云再祭則初虞再虞之祭也葬有遠近既葬而行虞祭無遠近之分故曰報葬者報虞三年而葬必再虞其云不同時而除喪正謂未葬服不變既葬可以除矣而初虞再虞皆用柔日是間日也既虞而行禫祭爲不急

於除喪故曰不同時案士虞記始虞曰哀薦船事再虞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曰哀薦成事三年葬者無卒哭之說文禫除服祭也言除喪則必有禫祭矣注云祭故曰再祭  
不禫均恐未然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鄭注大功爲之再祭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孔疏皇氏云死者有三年之親大功主者爲之練祔若死者有期親大功主者爲之練若死者但有大功大功主者至期小功緦麻至祔故雜記云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謂無三年及期者也嵩燾案注於大功主人之喪外兼及小功緦麻疏又引皇氏兼及死者有期親有大功之親由練祔而期而祔各以是爲差甚非經義所繫蓋無三年之親卽爲無後者從祖祔食

禮十五

十

練祔之祭無變除之文闕焉可也有三年者則爲有後其子幼不能主練祔之祭凡服屬親者得主之大功者服屬之猶親者也主喪以是爲限降而至於小功則疏矣其義等諸朋友主喪者大功自盡其親親之誼以終喪爲之節主喪者朋友本非親屬而於死者有相維繫之情以畢喪事爲之節皆仁之至義之盡也而一準乎人之情爲之小功緦之主喪練祔可也虞祔可也不能緣情以爲之節也其云三年者爲之後者之服也有爲之後喪服當有變除練祔之祭變除之禮之所繫也無大功以下之親而朋友主之至虞祔而喪事畢朋友之義盡矣練祔之祭之行於廟朋友所不能與無爲之主則亦聽之而已大功以下之主練祔之祭所以安存者之



心也朋友自盡其心而固不敢越也疏乃推及死者之有期親與有大功之親固無當於經旨也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

鄭注謂君出朝覲不時反而不知喪者近臣闈寺之屬其餘皆眾臣也眾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矣鄭注亦云近臣闈寺之屬竊疑近臣在君左右若太宰所屬之內宰宮正宗伯所屬之內史司服等職皆當爲近臣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僕驂乘司馬所屬以出入近比於君則亦從爲之服以此知云近臣者宮府侍御之有職司者也闈人掌守宮門寺人掌內人及女宮之戒令鄭注內人女御女宮刑女之在宮中者蓋皆奄豎刑餘不足備近臣之列也

禮十五

十一

虞杖不入於室耐杖不升於堂

鄭注哀殺殺敬彌多也孔疏此論哀殺去杖之節嵩燾案此經下文練筮日筮尸視濯有司告具而后去杖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鄭注臨事去杖敬也虞耐事異去杖之節亦異虞於寢有饗神醕獻之事不以杖入室爲行禮故耐於祖廟祭及所耐之祖不以杖升堂爲不敢戚其祖故士虞禮主人卽位於堂倚杖入鄭注倚杖西序是也士虞記三虞卒哭乃饒主人卽位於門東明日耐祝辭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陪耐爾孫某甫鄭注欲其耐合兩告之堂者祖廟之堂也不敢

以杖升非以室與堂爲哀殺之節也鄭注士虞禮云練杖不入於門練祭於主亦有酌獻之事其杖惟不以入室而已注意以哀殺爲去杖之遠近恐非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鄭注易服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嵩燾案聞傳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齊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此易服者易輕者之義也期而小祥練冠纁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此除喪者先重者之義也蓋男子所重者首經婦人所重者要經有除無變卒哭不受以輕服既練而遂除之是之謂除喪者先重者男子要經爲

禮十五

七

輕婦人首經爲輕男子既卒哭而易葛帶帶卽要經也既練而要經不除是之謂易服者易輕者下云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言易服所以易輕者以輕者可以重而重者特服也如斬衰卒哭易葛帶與齊衰之麻同遇齊衰之喪則又以麻經加葛之上故曰輕者包包者加其上也既練受服與大功同遭大功之喪牡麻經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是斬衰之葛帶初加大功之牡麻旋又加大功受服之葛故曰麻葛重喪服升數輕重皆有定可以一見而知其斬衰兼有齊衰及大功之喪也有重喪而後有輕喪視所受服之輕重適均兼服之先有輕喪而後有重喪則以重者易其輕者



閒傳固曰麻同則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除喪先重者易服易輕者二語爲之綱其卒哭以後更遭喪麻葛同者兼服之重者特服之則又閒傳之推廣其義以釋服輕者可以易之故注牽合爲說竝閒傳所記辭義皆失之矣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

鄭注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嵩燾案曲禮天子曰天子復諸侯曰某甫復鄭注士喪禮泉某復云死者之名喪大記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通辭也不以上施之天子諸侯經云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竝不云天子名稱名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周禮大師大喪厥作匱諡鄭司農云陳其生時行迹爲作諡小祝置銘士喪禮云爲銘

禮十五

三

各以其物曰某氏某之柩銘以表柩而大師之作諡者亦曰匱諡則卽以諡書之銘以表柩也劉熙所謂述其功美可稱名者是也周禮夏采大喪以冕服復於大祖以乘車建綬復於四郊祭僕又復於小廟與士之中屋招以衣者異矣而曰天子復曰皋某復其辭同也司常大喪共銘旌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所以爲銘者異矣而曰天子之柩曰某氏某之柩其辭同也辭同而稱名固不同似未宜假辭爲名而據爲殷制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葛皆兼服之

鄭注男子則經土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經下服之麻

同自帶其故帶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嵩燾案麻葛兼服之文詳見聞傳記者略節取之喪服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斬衰卒哭而受齊衰故卒哭之葛經與齊衰之麻同既練而受大功故既練之葛經與大功之麻同凡新喪皆服麻前喪已易葛經而復有新喪則麻葛兼服兼服者必麻葛之同者也斬衰卒哭而有齊衰之喪既練而有大功之喪齊衰卒哭而有大功之喪皆麻葛兼服聞傳舉此爲例知斬衰卒哭而有男子首經有除無變除則服新喪者之服不除不兼服也婦人要經有除無變除則服新喪者之服不除不兼服也凡兼服者麻葛重鄭謂兼服之文主於男子非經義所存也

禮十五

古

士耐於大夫則易牲

孔疏雜記云士不耐於大夫謂先祖兄弟有爲士者當耐於士不得耐於大夫也嵩燾案說文耐後死者合食於先祖經所謂卒哭而耐是也殤與無後從祖耐食則因祭而耐從爲之名檀弓衛人之耐離之魯人之耐合之又通其名於葬雜記士不耐於大夫耐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所謂耐者耐葬也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以昭穆爲左右卽此義案戴記言耐者或言耐廟或言耐葬各有取義概以耐廟釋之遂成抵牾此經云士耐於大夫則耐廟之禮也與雜記之云士不耐於大夫自別雜記又云上大夫之虞少牢卒哭耐大牢下大夫之虞牲牲卒哭耐少牢是耐廟禮隆而各有其等士耐於大夫謂祖爲大夫而孫



以士祔之當仍大夫之牲不以士牲疏引雜記爲說宗廟昭穆之次豈能以大夫士爲斷謂當祔祖兄弟之廟尤恐失之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

鄭注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則三月嵩燾案喪服齊衰不杖期章繼父同居者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儀禮於繼父之義詳矣於異居之說但以昔同今異爲辭而未詳其義此云有主後者爲異

禮十五

五

居所以補儀禮之所未詳也蓋凡爲繼父者必毋嫁子無所依後夫爲之婚娶以有室家使之修其祖父之祭而後謂之繼父繼父無後又無大功之親而爲之主其喪則爲同居期繼父有主後不爲之主其喪而但以恩服之則爲異居齊衰三月同居言皆無主後兼子言之異居言有主後者專指繼父言之此經與儀禮喪服傳正互相發明爲之婚娶築宮廟則異居矣案儀禮爲之築宮廟使自祭其祖禰此云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則繼父之祖禰也繼父無主後子又未有宮廟而從繼父以祭此之謂同財異居者明不爲之主後也鄭注一以同財爲義又創爲同居異財之說似失經旨

祔葬者不筮宅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

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耐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耐於士  
鄭注士大夫謂公子公孫爲士大夫者不得耐於諸侯卑別  
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爲祖者兄弟之廟而耐之中猶間也  
孔疏若太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耐高祖之妾嵩燾案此經  
前云別子爲祖鄭注諸侯之庶子別爲祖謂之別子者公子  
不得耐先君天子諸侯絕宗公子公孫之爲大夫士者皆謂  
之別子不耐於祖而耐於其祖兄弟之廟情不相屬義不相  
統宗法素而廟制之從祖合食者亦濫矣春秋隱五年穀梁  
傳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  
妾主無耐廟者天子諸侯達之大夫士皆然也案鄭注大司  
樂以享先妣  
云姜嫄也后稷不得祖帝嚳而爲姜嫄立廟其後周有天  
下推原后稷之生而有先妣之祀魯頌之云閟宮者是也而

禮十五

謂妾間曾祖而耐高祖之廟循昭穆之文而亂尊卑之次尤  
爲悖禮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公墓者王族之統於王公族  
之統於諸侯者也而云辨其兆域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  
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各以其族所  
云前後當與王墓別爲一行而依昭穆之次自分前後天子  
諸侯各自爲兆域卿大夫與士亦各爲兆域公子公孫爲大  
夫者耐於大夫爲士者耐於士其祖爲士而子孫爲大夫則  
從祖而耐不能舍其祖而別耐其族之爲大夫者推而至於  
始爲天子諸侯者其耐亦同也案大傳追王太王亶文王季  
武王耐於王季成王耐於文王其昭穆  
之廟皆王也亦無天子耐於士廟之事推而至於墓大夫掌  
邦墓之地凡國民之族葬者其耐亦同也妾耐別爲兆域亦



以昭穆爲次案據此經公墓分昭穆各爲一行以諸侯大夫士爲先後之次而妾自爲一行無妾祖姑卽中間一兆妾當祔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中空一兆爲虛位以閒別之不能使孫妾越祖姑而上二世以祔於妾高祖姑也經下云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乃爲祔廟之禮與此義別經明言祔葬者不築宅以發其例鄭注一以祔廟爲辭證之禮經而固不能通矣

### 宗子母在爲妻禫

鄭注宗子之妻尊也孔疏賀瑒云父在適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父沒母存爲妻杖宗子尙然其餘適子母在爲妻禫賀循云宗子爲妻禫其餘適庶母在爲妻竝不得禫也賀循又云婦人尊微不奪正服厭其餘哀宗子妻尊母所不厭嵩肅案疏意以父在適子爲妻不杖爲厭正服母在不禫爲厭

### 禮十五

七

餘服以實求之父在適子爲妻不杖期父主喪故也非厭服也故父在庶子爲妻杖母在不禫不敢爲妻申其哀爲尊厭也於母且然於父可知故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宗子之妻所以禫者父沒則宗子之妻代母爲主婦得申其哀也凡爲適長子卽宗子也其不云適子者明惟宗子之妻爲主婦者然也疏引賀氏三說於經義均未分明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

鄭注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爲母子也緣爲慈母後之義父妾之無子者可命已庶子爲後嵩肅案喪服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死則喪

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此經又通其義於庶祖母所謂後者爲之制服而主其喪也喪服士爲庶母總大夫以上無服而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云慈己則是不命爲母子者無父命而有慈己之恩亦爲之制服庶祖母慈己者不見於喪服而通謂之爲慈母後其制服亦當與慈母同先王制禮精義以濟人道之窮有如此者子無母者恃慈母以生庶母無子者恃所慈之子以養有父命則三年無父命而有慈己之恩則小功五月其庶母或有子或無子其制服皆同然但云爲慈己者服不得云爲後也後者制服而爲之主其喪庶母與庶祖母之爲慈母同也鄭注以傳重爲言疏因謂庶母庶祖母已經有子而子死爲立後若無子不得立後竝引賀瑒云服於慈母三年猶爲己母不異異於大宗之降本也非獨傳重與爲後者無所取義竝儀禮慈母之文亦失其旨矣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禮十五

五

鄭注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嵩燾案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鄭注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疏引以釋此經又云既不以父服服殤而來後其宗事之如子又云爲殤者父作子應服以兄弟之服而云以本親之服服者當在未後之前不復追服似與注義亦不相屬案殤者之父立後不得云爲殤後兄弟顧獨不降於義無取疏知其未安也因以本親爲爲父後者之本服若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之屬謂在未爲後前證之經義尤覺鄭意謂承殤者之宗而不爲之制服疑曾子問迂迴不可通



庶子弗爲後此云爲殤後義各有取蓋周末之變禮也襄九年左傳國君十五而生子是國君生子僅及中殤之年上云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曲禮二十曰冠三十曰壯有室冠而不爲殤則有未及二十而冠者冠有爲人父之道而其年猶殤也長殤中殤之服大功下殤小功自齊衰以下仍各以殤服服之而爲之後者不降蓋在殤而冠則亦可以立後冠而不爲殤爲之後者自不能以殤服降也與上義正相承不宜援曾子問之文以證殤者之必不可爲立後也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鄭注雖尊卑異於恩有可同也孔疏齊衰爲尊大功爲卑而三月爲恩輕九月恩稍重制之在尊卑深淺之間嵩燾案儀

禮十五

九

禮喪服斬衰菅屨齊衰疏屨齊衰不杖期麻屨齊衰三月以下無文記禮者補著之齊衰三月者義重而恩殺義重故隆其服恩殺故減其月衰裳經杖皆齊而屨獨異屨輕從降也麻屨繩屨降之等也繩者麻之成縷者也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明屨者服之餘可以漸殺而輕也準此以推小功總皆繩屨而有疏細案鄭注喪服云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絢據士冠禮元端黑屨素積白屨爵弁纁屨是冠屨皆有等吉屨不以飾喪明矣周禮屨人有命屨功屨散屨之分鄭注散屨去飾其注儀禮總屨云喪屨也縷不灰治曰總小功總之屨當爲總屨不當徑以吉屨疏沿鄭意以齊衰大功較其尊卑深淺恐非經旨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

孔疏既告三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子去杖筮日與尸二事皆有賓來占事畢孝子更執杖以拜送賓不言視濯者視濯輕而無賓嵩燾案特牲饋食禮宿賓鄭注賓在宥司中其筮日筮尸有筮人及宰及宗人及有司羣執事既筮宗人告事畢而不拜賓其視濯宗人升自西階告濯具賓出主人出宗人視牲雍正作豕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凡有司之屬若筮人宰宗人雍正皆賓也此經與儀禮之文互相備前言要經杖繩屨詳其服後言拜送賓著其儀筮日筮尸視濯三者同也去杖事畢而後杖則筮日筮尸二者之異蓋視濯者視有司之滌漑而已不親爲之故不去杖

案士虞禮主人卽位於門西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入門哭卽位於堂主人倚杖入是臨祭去杖告其拜賓皆不去杖

禮十五

三

筮故有去杖反杖之節其拜送賓則同禮文錯綜言之以見義孔疏竝儀禮視濯拜賓之文亦不一省究宜其於經旨無所發明也

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

鄭注妾子父在厭也孔疏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若異宮則禫之嵩燾案此經前云爲父母妻長子禫喪服父在爲母齊衰期爲妻亦期子統於父期而除喪父主之士妾有子而爲之總而其子自期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父在爲母皆然庶子在父室不敢爲其母禫所以避尊也喪服傳昆季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避子之私也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以此推之命士以上之



異宮必在授室之日陸氏佃云在父之室謂未娶者較疏義  
爲長雜記主妾之喪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  
不於正室不於正室則不在父之室也疏分命士與不命之  
士言之似未允

庶子不以杖卽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卽位可也

鄭注祖不厭孫孫得伸也嵩燾案雜記爲長子杖則其子不  
以杖卽位以杖卽位爲主喪受弔言之鄭注喪服適子父在  
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服間曰君所主適婦父在庶子  
爲妻以杖卽位是衰喪爲主則杖不爲主於妻不杖於父母  
則不以杖卽位子爲父無不杖者喪大祭子皆杖不以卽位  
明庶子之不爲喪主也杖同而以杖卽位異非有所厭也不

禮十五

主

主喪也其不得爲喪主者不杖如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爲  
人後者爲其父母皆不杖期爲祖父母承重則杖矣經明言  
庶子不以杖卽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卽位所異在  
以杖卽位與不以卽位而已而云祖不厭孫非經旨也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

孔疏此有二種一弔異國臣若自弔己臣則素弁環絰錫衰  
也鄭云國君於其臣弁絰他國之臣皮弁一自弔己臣未當  
事皮弁錫衰當事乃弁絰嵩燾案周禮司服職凡弔事弁絰  
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疑衰其首服皆  
弁絰弁師職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司服著其儀弁師詳其  
制弁而加環絰卽此經之皮弁加環絰耳鄭注周禮弁絰云

其弁如爵弁而素於禮無可徵者案禮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鄭注上冠禮皮弁白鹿皮爲冠爵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是皮弁本戴近素而天子於諸侯爵弁經明但加絰而已不易冠也

德音君弔臣素弁加絰諸侯相弔皮弁加絰同國大夫素冠加絰同國士朝服加絰意爲分晰疑所謂素弁素冠與皮弁朝服皆當爲常服無天子大夫有弔冠諸侯士常冠之理弔服加絰亦不應謂之喪冠也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

鄭注遂以主其喪其爲主之服如素無喪服嵩燾案養疾而遂爲之主喪謂大功以上之親無後者其云喪服必輕於所養之親無居重喪而變服以侍人疾之理或侍伯叔父母之

禮十五

三

疾則所服與己之爲重服者同疾者亦有服侍疾者雖喪服可也經意渾括言之其爲之主亦小斂而免成服而杖非養而入主人之喪亦同惟養疾者去舊有之喪服而服新服非養者不去舊有之喪服而易新服舊服與新服均則兼服之然爲之主則新喪之重於舊喪可知服重者亦不爲輕者主其喪也鄭云爲主之服如素無喪服似於義未愜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於女君可也

鄭注女君適祖姑也嵩燾案此與上妾耐於妾祖姑文同而義各別耐葬與耐於廟以昭穆爲次同也春秋隱三年君氏卒左傳云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耐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似凡妾不耐廟隱二年夫人子氏薨五年考



仲子之宮是又耐而不配杜預注諸侯無二嫡惠公元妃孟  
子配故仲子別立宮其書薨則固耐於廟矣案定十五年如  
氏卒左傳亦云  
不稱夫人不耐哀十二年孟子卒則昭公之夫人也禮當耐  
翁亦不稱夫人而文四年夫人風氏薨爲信公之母宣八年  
夫人嬴氏薨爲宣公之母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爲昭公  
之母均非適而以君母稱夫人宜別立宮其耐禮並同  
穀  
梁傳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其卒也當耐於妾祖姑之宮或  
以適嗣無妾祖姑之宮則耐於女君耐於妾祖姑別廟也禮  
之正也耐於女君則禰廟也禮之權也仲子薨逾三年而爲  
之立宮卒哭耐廟可知何休注公羊傳妾母卑雖爲夫人猶  
別廟而祭之疑此當爲諸侯之禮喪服妾爲女君鄭注適妻  
也凡言適皆謂之女君鄭於此以適祖姑釋之恐誤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

禮十五

五

鄭注親質不崇敬也孔疏君來弔雖非時亦爲之免若五屬  
之親主人不爲之免嫌親始奔亦應崇敬爲免如君故明之  
嵩燾案奔喪禮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  
者免麻於序東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奔喪者  
不及殯先之墓齊衰以下免麻於東方與主人哭成踊襲有  
賓則主人拜賓送賓遂冠歸於又哭三哭猶免袒成踊若除  
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送賓又哭遂除  
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齊衰以下所以異者  
免麻凡喪禮冢子主喪爲主人餘爲眾主人有司執事及凡  
弔問者皆賓也奔喪禮分別主人與非主人而統於齊衰以  
下其實適子庶子不主喪者皆不得爲主人拜賓送賓一以

冢子爲主曾子問所謂喪不二主是也經云兄弟自他國至  
蓋主人之兄弟同服斬衰者奔喪禮言與主人哭成踊襲既  
踊而襲則主人亦免袒可知除喪而歸主人括髮袒經遂除  
眾主人不變服眾主人兼主人之兄弟言之兄弟不變服則  
主人亦不變服可知經云未除喪蓋練祥以後將禫而未除  
所服餘服而已不待免也兄弟括髮袒而服祥服主人不免  
而爲之拜賓一如奔喪之禮而殺其文奔喪禮言既葬言除  
喪此經云未除喪正所以補奔喪禮之闕爲練祥以後異於  
始葬及除服時也鄭云親質不崇敬疏遂援君弔雖不當免  
時亦免爲證似失經旨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禮十五

五

鄭注多陳之謂賓客之就器也以多爲榮省陳之謂主人之  
明器也以節爲禮尚燾案既夕禮陳器有二遷柩於祖薦車  
陳明器於乘車之西乃祖賓賻若賻若贈奠幣如初就器則  
坐奠於陳鄭注陳者明器之陳是賓就器皆陳於明器之次  
就者成也賓助葬者必以成器此陳之廟門內者也既遣奠  
行器茵苞器序從車從至於壙陳器於道東西此陳之壙前  
者也士喪禮襲有明衣裳有祭服有陳衣陳衣者庶襚也不  
盡用葬有苞管甕甗有用器有燕樂器有役器有燕器而無  
祭器鄭注士禮略大夫以上兼用所謂祭器卽就器也甕甗  
之屬適於用者卽祭器檀弓固曰祭器人器也明器以飾葬  
就器則賓之助葬者不必盡用鄭注是也然陳之廟門內將



命奠幣無不陳者陳之壙而遂窆則所陳器當盡納之壙中  
疑多陳之謂陳之廟門內者省陳之謂陳之壙前者玩兩可  
也字之義當言行器至壙或盡以從或擇而從之皆惟所便  
既夕禮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筭於旁加折是明器皆藏之柳  
中喪大記棺槨之間君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甒所藏器亦當  
有數陳器納器各視所宜而已非喪紀之所存也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鄭注謂卿大夫以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高  
壽案喪服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  
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蓋始封國其諸父昆弟  
不必從之國無相臣之禮故諸父昆弟之相臣屬斷自封君

禮十五

壹

之子始經不言與君爲兄弟而言與諸侯爲兄弟蓋謂始封  
之君也始封之君其昆弟從之國君猶爲之服期以示不相  
臣之義而兄弟之從之國者不敢不以臣道自處既從之國  
則固以君道臨我也故當爲之服斬陸氏佃云始封之君兄  
弟猶服斬所臣兄弟可知鄭注雖在異國來爲三年疑諸侯  
之兄弟何爲而在異國既仕於異國不相爲臣應從父兄之  
服若能來歸則固臣也卿大夫以下爲君服斬又何待言哉

鄭注恐誤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不易性  
妻卒而后矣爲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以大夫性

鄭注不易性以士性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宗

子去國乃以廟從孔疏此謂始來仕無廟者若其有廟當附於其祖不得祔於其妻宗子去國以廟從則祔於祖矣嵩壽案祔於其妻謂祔其妻於祖姑猶言致祔於其妻也禮無以夫祔妻之文妻雖先死亦祔於夫王制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大夫三月而葬虞祔以前不應從政無因而有不爲大夫與爲大夫之異經意但明喪祭從厚之義舉此以見例耳言大夫之妻死斂殯皆以大夫

案中庸文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

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惟夫婦禮均故但據妻言之

及葬而祔其夫已不爲大夫仍以大夫之禮成之不易牲者不易大夫之牲也士之妻死斂

殯皆以士及葬而祔其夫已爲大夫則用大夫之牲蓋死及祔其禮相承爲日無幾喪祭有從厚無從薄舉爲大夫與不

禮十五

五

爲大夫之在此三月中者皆得用大夫之禮也若爲日已遠而追從其厚則亦僭而已矣此當微會經意而得之鄭注誤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鄭注在室亦童子也則子一人杖謂長女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嵩壽案儀禮喪服傳曰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蓋據妾爲女君婦爲舅姑不杖期爲說而爲父爲長子妻爲夫皆斬衰苴絰杖絞帶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髻衰三年獨變文言之是女子在室爲父亦不杖也喪服傳言杖之義三爵也擔主也輔病也而主喪者必杖婦人不主喪而杖惟妻爲夫而已餘皆不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無主喪者齊衰以下爲之主則



長者一人杖杖者爲之內主也經援儀禮婦人不杖之義而明女子子在室亦有杖者以發明其例猶喪服傳之言擔主也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

鄭注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啟之間雖有事不免嵩壽案士喪禮小歛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於房既夕禮公貲眾主人袒凡袒必免眾主人下賤及小功總喪禮小歛大歛殯皆袒踊其朝夕奠有踊無袒是自殯以後雖主人無免者而此經前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主人必免親者皆免五服之屬在喪次通謂之親者君弔亦皆免也兄弟除喪而服葬服虞卒哭猶免小功總在殯當免時無不免之理鄭注於此推廣言之恐

禮十五

非禮意

除殯之喪者其祭也必元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鄭注殯無變文不縹冠元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爲釋禫之服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乃素縞麻衣嵩壽案士冠禮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特性饋食記其服皆朝服元冠惟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鄭注竝云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然儀禮通言之似惟朝服素裳元端之裳兼此數者自天子下達於士同也就經義求之言必元者元端而已元端之裳惟所用亦不必皆元也此與下朝服縞冠對文所異者冠耳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鄭注既祭元端而居是元端亦士燕服除殯喪不

朝服禮簡也其服則吉服也

案鄭注雜記引釋禫之禮云元衣黃裳黃裳者未純吉也元衣

黃裳即元端而云未純吉未詳所據

除成喪朝服而仍縞冠縞冠者祥冠也

案

言除喪有通言之者凡變服皆曰除如云除喪者先重者除是也有專言之者則禫祭也論語所謂去喪無所不佩也

喪之祭猶縞冠不敢遽即吉也戴惠變除禮禫元衣黃裳乃

服禫服朝服綬冠踰月吉祭元端朝服既祭元端而居然則

朝服縞冠為祥之變除服朝服綬冠即禫而織之織禫之變

除服也鄭謂黑經白緯曰縞由縞而漸即吉為禫服經云除

殤喪除成喪下統卑幼言之縞冠而除喪矣無變除也除殤

喪吉服而文不縵除成喪不敢純吉而文縵所以示別如此

禮十五

亥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大傳

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

鄭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于猶空也空禘謂無廟禘祭之於壇墀孔疏此言支庶為大夫士者耳若適為大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若有善於君得禘亦禘於太祖廟中徧祭太祖以下嵩燾案大夫士宗廟有常制無因有功而賜禘祭之支襄公十二年左傳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杜注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似即以禘當殷祭大夫廟祭宜有

禮十六

禘案說文禘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周禮曰五歲一禘三歲一祫疑大夫士無太祖廟不得有三歲之禘而禘祫禮數亦與時祭同無加牲雜記上大夫之虞少牢宰哭禘太牢下大夫之虞特牲宰哭禘少牢虞禘禮均而用牲各別則時祭亦或有加盛者左傳言祭言殷祫渾言之不必即為三年之禘鄭據祭法大夫三廟二壇

因謂禘祭之於壇墀尤乖禮意禘有大禘有常禘王制天子唯禘禘祫嘗禘禘丞諸侯禘禘禘一禘一禘嘗禘丞禘是四時祭一禘而已餘皆禘禮器周旅酬六尸即據時禘言之大夫士廟制不及高祖而得祀高祖於祖禴之廟通謂之禘于者自下干上之詞經云于禘言上溯而祭之異於天子諸侯之即太祖廟以合祭羣祖也其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兼士言之以明天子諸侯君道也大夫士皆臣道也有大事必省告於君而不敢自為制非若天子諸侯之得以自盡其

孝享也惟然而廟止於三高祖之親不得立廟以逾其制祫祭止於高祖高祖以上無服之親不得合食於太祖以隆其報分有所統制有所限不敢專也經義本極明曉舊注皆失之

又案祭法言廟制曰考曰王考曰皇考曰顯考曰祖考大夫三廟則顯考以上無廟而禱之於壇是以大夫士廟祭無上及高祖之文程子言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七廟五廟止是祭及高祖大夫士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亦不害祭及高祖詳味此經之文而知程子精義之學其事固具於是也大夫三廟止於曾祖士一廟祭禰而已而經於高祖之祭通大夫士言之各視

禮十六

所立之廟上推之以及高祖故曰于祫案王制大夫亦有太祖奉太祖以祫祭高祖始為大夫則奉高祖以祫祭所立之廟其義正互相備孔疏於此自為有見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凡祭皆謂之有事士喪禮十日卜人奠龜鄭注引周禮卜師為證是士卜日皆請命有司襄公三十年左傳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大夫家廟請命於君乃行田少儀亦有祭而致膳於君之支所謂有大事省於其君蓋大夫士有事於宗廟亦告於君也舊注謂有功而見省錄於君固為失之經明言大夫士皆得祫及高祖之義鄭注一失其解遂使大夫士廟祭數百年而未

有定程子之言垂法萬世而禮經實已詳及之通觀王制祭法之文而求其義未有能易此者也不特立廟以逾其制



五日存愛

鄭注存察也察有仁愛也孔疏察於民下側陋之中而有仁愛之心亦賞異之嵩燾案說文存恤問也愛者民所愛慕如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間皆是推至凡有功德於民堯後封祝舜後封陳夏後封杞竝統於存愛之中論語舉逸民卽此舉賢使能之事論語興滅國繼絕世卽此存愛之事姚氏舜牧云先世功德遺愛在民興滅繼絕所以存之最合經旨所先者五而民不與言聖人治天下無非爲民而固不於民求之先此五者未嘗有與於民事而民因之以贍足矣蓋非獨使人觀感振興親親尊賢存其遺愛乃所以立人道之極也疏云王者所急行民不得干與恐失之

禮十六

三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

鄭注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己之列以名遠之耳復謂嫂爲母則合昭穆不明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爲服不成其親也嵩燾案鄭義至精而釋經文微近鑿陳氏集說云弟妻不可謂之爲婦猶兄妻不可謂之爲母言皆不可也變易鄭注益成乖忤爾雅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娣婦喪服娣婦小功是兄弟之妻相謂通曰婦而男子無稱以嫂叔不通問不相爲服故亦竝無稱名以示別喪服傳曰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夫之

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屬乎父道者也從而爲之名父母道均也姪亦大功傳曰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此屬乎子道者也從而爲之名子婦道均也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是故世父叔父猶父也昆弟之子猶子也而男子相謂曰昆弟之妻婦人相謂曰夫之昆弟不能爲之名曰昆弟之妻猶妻也弟妻曰婦從弟爲之名也而不能以婦道屬之兄猶之兄之妻不能以母道屬之弟也兩無所繫則昆弟之妻有相別也無相親也故不得爲之服所謂主名治會際是也經引喪服傳文而無何以無服一語鄭注補出之於禮文極有關會而獨於謂弟之妻婦是嫂亦可謂之母二語但求之文辭之末而不能會其

禮十六

四

義集說因之而益歧矣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鄭注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尚壽案經義主五服之親言之喪服斬衰章爲父傳曰父至尊也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妻爲君傳曰君至尊也齊衰不杖期章爲祖父母傳曰至尊也世父叔父期傳曰與尊者一體也尊尊之推也齊衰杖期章父在爲母傳曰至尊在不敢申其私尊也齊衰三月章爲曾祖父母傳曰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又尊尊之變也齊衰期章爲妻傳曰妻至親也而大夫爲世父母



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大功傳曰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大夫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大功傳曰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又親親之變也齊衰不杖期章世母叔母傳曰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士爲庶母乳母總傳曰以名服也從母昆弟總傳曰以名服也從母小功傳曰以名加也齊衰期章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又名之變也大功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小功傳曰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姑姊妹之小功出焉而爲小功也娣姒婦之小功入焉而爲小功也而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王者期傳曰何以期也爲其無祭

禮十六

五

主也又出入之變也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期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亦出入之變也長幼之相爲服者報也齊衰不杖期章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夫之昆弟之子期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爲甥總傳曰報之也爲壻總傳曰報之也爲姑之子總傳曰報之也以長幼爲之名服之所以有報也其從服之見於喪服者尤詳故凡服制有三治上治下治旁治是也準而行之有四義由上治而準之曰尊尊由下治而準之曰親親由旁治而準之曰長長曰男女有別是也推而衍之有六術由尊尊而衍之曰名由親親而衍之曰出入由長幼而衍之曰從服是也殤服之起於大功服之降也不

足盡長幼之義鄭注於此似未允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  
禰名曰重

鄭注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恩重者  
爲之三年義重者爲之齊衰嵩壽案鄭以祖禰分輕重於義  
爲外等而上之至于祖祖者通辭也自仁率親由父而上推  
之至于祖而齊衰期至於曾祖至於高祖而齊衰三月高祖  
以上無服遠則仁有不及也故曰輕自義率祖祖者太祖也  
順而下之有大宗有小宗繼太祖之大宗百世不遷繼高祖  
以下之小宗五世而遷宗者宗其所自出之祖也義繫於祖  
則祖爲重仁以服制言義以宗法言故自此以下皆據宗法

禮十六

六

言之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鄭注君恩可以下施族人不得以父兄弟之親自戚於君  
位謂齒列也嵩壽案人君絕宗故君之別子自爲祖自諸父  
昆弟皆臣也君爲之絕服而服君者皆斬衰是以穀梁傳云  
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然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  
宗族兄弟文王世子族食世降一等合族而綴之以食親疏  
之等亦於是辨焉而君於其宗族自序親疏宗族之親者疏  
者一以臣道將之不敢各以其親與君爲齒列鄭注訓位爲  
齒列極允疏但以上親君位釋之又云兄弟親屬多篡代之  
嫌令遠自卑退以後世猜嫌之術釋經尤爲乖舛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  
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  
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鄭注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所宗者適則如大  
宗死爲之齊衰九月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  
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惟己而已則無所宗  
亦莫之宗嵩壽案天子諸侯之宗法僅見孟子滕文公言宗  
國魯先君詩大雅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其時公劉居豳爲之  
君又爲之立宗是公子之宗道自周以前有之而春秋傳不  
一詳隱七年公羊傳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其稱弟何母弟稱  
弟宣十七年左傳公弟叔盼卒公母弟也凡稱弟皆母弟杜

禮十六

七

預注庶弟不得稱公弟故春秋母弟書弟庶昆弟書公子所

尊適也經固曰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以

母弟統庶昆弟而爲之宗此公子之宗道也

案桓二年左傳大夫有貳宗杜

預注適子爲小宗次者爲貳宗而宣二年傳云晉成公宦卿之適子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疑所謂貳宗者餘子得別爲氏成公以晉無公族廣置餘子公行爲公族之輔耳莊公二十三年傳云晉桓莊之族僂獻公患之杜預注桓叔莊伯之子孫獻公武公子於桓叔爲曾祖於莊伯爲祖而桓莊已自立爲族是卽以公子之宗道統之經義竝無適兄弟爲大宗庶昆弟爲小宗之文凡族者揆之經義竝無適兄弟爲大宗庶昆弟爲小宗之文凡

爲宗者適也周道親親傳子以適則君爲大宗而君不與族

大人爲宗於是別立一宗以聯屬其族之人庶昆弟以下皆以

公宗屬焉而上統於父不得爲禰則其昆弟亦各自爲宗而不

與公子之宗序昭穆但以大宗收族之法繫之而已故曰有

大宗而無小宗其繼世之君各立其母弟爲宗以聯屬其昆弟而不得統族之人至於親盡則昆弟亦各自爲宗而所立

之宗不能爲之統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

案左傳襄十二年魯爲諸姬之喪臨

於周廟杜注周廟文王廟昭十八年鄭火使祝史徙主柩於周廟杜注周廟厲王廟魯於諸姬爲宗國以周公武王母弟武王有天下而以宗屬焉故得立文王廟統同姓之國而爲之宗是謂大宗鄭桓公宣王母弟宣王封之鄭而以宗屬焉故得立厲王廟統庶兄弟而爲之宗是謂小宗凡宗必繫之廟魯鄭之有周廟此其證也其皆庶昆季而

無母弟則君不能以所統之宗屬之而使之各自爲宗如晉成公之立餘子公行別爲枝繫而已同爲庶子而無所宗亦不能以宗統其昆弟故曰有無宗亦莫之宗魯之三桓鄭之七穆無爲之宗者非如鄭注所云公子惟己而已所宗者適爲大宗無適而宗庶爲小宗既於義無取而又何以云有小

禮十六

八

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藍田呂氏東萊呂氏雖極意申論之亦止言適子爲大宗庶子爲小宗其大小宗之何以爲名則固不能詳也喪服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期經云爲士大夫之庶者宗士大夫之適者所服皆同也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齊衰三月公子繼世爲大宗小宗所服皆同也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大功降也君絕期而庶子降大夫降庶子而庶子昆弟亦從而降不得立以爲宗明矣鄭於此册爲齊衰九月之文似尤無據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鄭注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有親者服各以其屬親疏嵩壽案喪服齊衰期章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



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鄭注在旁而及曰施親者屬母子至親無絕道橫渠謂施移字通用此引喪服傳文發明公子宗道之義絕宗卽爲絕族不與族人論親疏所謂絕族也經意謂人君絕宗則服無所施故爲公子立宗道使以親相屬親爲弟而可以統宗庶子不相爲統則不能立宗經故曰爲其士大夫之庶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儀禮云親者屬出母絕族而母子之親自相屬此云親者屬人君絕宗而母弟之親可使相屬案天子諸侯絕宗其昆弟皆以別子爲祖自爲宗而合族之昭穆遠近無所統故自始立國時立宗以統之所宗庶昆弟也而不得合食於太祖則不能以其宗序昭穆下及嗣君之昆弟又各爲宗焉是以其制視大宗而不得有小宗其後繼世爲君者各立一宗其制視小宗而所立之宗與其庶昆弟皆別子也其子孫自奉別子爲祖各自爲宗而不繫之所立之宗是以不得有大宗此天子諸侯之宗法所以自通其變而推而行之卽爲大夫士之宗所自出枝分

禮十六

九

派別而不失其倫焉先王之制爲宗法仁至義盡有如此者舊注全未分明小宗各屬其所親大宗合族而親固存此爲總結上文舊注似皆失之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

孔疏前文已具此重說之者前文論服之輕重此論親親之道嵩壽案疏所云非也此言宗法之立歸本仁義重言之以致其詠歎也由親親之仁上推之以不敢忘其祖由尊祖之義下施之以皆知重其禰天倫之序人心自然之應王者因之制爲宗法導之於仁義之歸以知反本之意宗法行而人紀於是乎立焉要其歸親親而已矣等而親之之謂仁順而宜之之謂義五服之施具於四宗而爲之大宗以統之此宗

法所以維持世教人心於不做也

禮十六

十



禮記質疑卷十六終

八





